

翔風

半月刊 第十二期
二十八年十月一日

士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
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子以無本之
人而講空虛之學吾兄其送事
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顧炎武

保定河北日報——自九月一日起

優待長期定閱

啓者本報自出版以來蒙 各界人士贊許銷路日漸暢旺茲爲優待閱戶起見凡長期定閱本報全年者按七五折收費計收洋七元二角定閱半年者按八五折收費計收洋四元零八分優待期間自九月一日起至九月底止在此期內凡長期定閱本報者得享優待權利逾期仍照原定報價收費仰各界人士注意爲荷

社址：保定城內縣學街四十二號
北京支社：西單東斜街二十四號

保定河北日報——募設

華北各縣市分社

逕啓者 敝社爲推廣宣傳便利閱戶起見擬於華北各縣市募設分社藉資推銷備有簡章函索即寄凡欲承辦者請駕臨敝社接洽爲荷

社址：保定城內縣學街四十二號

中國公論

二卷一期：十月號要目

歐洲戰事特輯

歐洲戰事與中日問題
從經濟立場觀測德國作戰能力
意大利的中立與歐局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美國中立問題
歐洲的武裝與其前途
近今歐洲各國經濟體制的強化

漁大船
龐大災
水子記
父日想
幻日想

新婦女第四期要目

如何普及婦女教育
愛論凱的婦女運動觀
家庭制度與婦女
談童養媳的弊害
解放與放蕩
妊娠時關於胎兒長成及母體變化須知
家庭小工藝
介紹幾樣家庭食品
日本女性的性格

全國唯一教育權威刊物

教育學報 第三期現已出版

立論純正 內容豐富 編排新穎 售價低廉

每期二十餘萬言 執筆者均爲全國第一流教育專家

歡迎訂閱 歡迎投稿 歡迎代銷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發刊。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朔風第十二期目次

二十八年十月一日

時評	論著	史料	文藝	專載
新中央政權前途……………允中(五二二)	歐戰與遠東……………方敏(五二四)	三件事奉告大學學生……………璧城(五二八)	雨中長吟……………耀遠譯(五八五)	驚濤駭浪的潛艇乘員生活……………夏承楹譯(五九六)
東亞之道德精神……………半厂(五三二)	謝靈運的山水詩……………王岑(五三五)	所謂五帝……………李泰棻(五五七)	農……………棠谿(五八六)	
中國的小說……………飛白譯(五四四)	受水滸傳影響之清人俠義小說……………劉雁聲(五五二)	梁任公先生……………梁繩禕(五六六)	張(未完)……………蕭菱(五八八)	
錢玄同先生評論……………王森然(五七一)	山居……………林鳳(五八一)	賢妻良母(未完)……………林慰君(五九二)	郵治先急(未完)……………張騰霄(五二六)	

新中央政權的前途

九 中

時 評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所以我們願意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永遠存在於世界上，我們也願意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向健壯的道路上邁進着。而目前我們國家的中央政權樹立運動的開展，我們不能不認為這是絕佳的象徵，無論就我們的民族着眼，無論就我們的國家着眼，這象徵着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是在向壯健的前途上邁步。

現在，全中國同胞的真正民意，是希求和平的實現，而中央政權的樹立，却實現了，而且統一表現了這種真正的民意。兩年來戰爭的慘痛滋味，我們民衆算是領略夠了，我們絕不願再多呼吸一口那充滿着血腥氣味的戰爭空氣了，相反的，我們都願意在和平的天地裡面，能自由的伸展一下那已經癱瘓了的四肢，和痛痛快快的打個哈欠。是的，那些已經窒息的將要死亡的人們，如果能喘過口氣來，打個哈欠，自是頂舒服的事。過去，這種渴望和平的民意的代表機關，像華北的北京臨時政府，和華中的南京維新政府，都曾經局部的實現了我們的民意，但是這種局部的表現，究非整個的全體的表現，而其所表現出來的力量，也究嫌比較薄弱一點。在今後新的統一的中央政權樹立起來的時候，我們相信它所表現出來的效果，是會十倍於以前的；由量會變了質的一般社會科學家們那樣講，我們也跟着相信這道理是真實的。我們說開

了點，在新中央政權成立後，這對於目前依然主張長期抗戰的重慶政府的打擊，是比以前會嚴重多多的，一般文治派和財閥們的歸依新政權的可能性，也比以前更增加了成分。

一個國家的主權，許是最重要的因素吧，雖然領土和人民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一國的主權，是期求其統一的和完整的。我們中華民國，不幸因為過去的當政諸公走錯了路線，而鑄成了千古不可磨滅的悲慘的痕跡。結果，一個國家的主權，竟演變成一種四分五裂的形態。舊的重慶政府，現在依然偏安一角，過着殘喘掙扎的生活，而新興政權呢，又因為現實的時間的和空間的限制，也不得不分

地樹立。但這種現象終非佳象，無論對內的國家人民說，抑無論對外的國際關係說。中華民國是需要一個統一的主權的，需要一個統一的主權來代表我們中華民族的。現在由純正國民黨首腦汪精衛，華北臨時政府首腦，以及華中維新政府首腦梁鴻志三氏協議之下的新中央政權的樹立，無論就任何方面說，這是中華民國主權統一的表现。而且正像我們在前面所說的一樣，重慶政府的解體，來歸依於新中央政權的事，是極其可能的。這樣，新中央政權的樹立，本身固然是統一國家主權的表现，但它同時却更促進了國家主權的統一完成。

同時，新中央政權的樹立，集中了全國的政治幹部人才。這乍看起來，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但實際在運用起政治機構的時候，却是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這裡，我願引徵一段

道聽途說的傳聞，它的真實性，我們留待事實做證明吧。據出席上海純正國民黨六中全會的一位代表說，汪精衛先生的最初主張，是要即時着手組織政權的，但是跑到上海的陶希聖先生，却力主此議從緩，他個人的理由是，目前純正國民黨的政治幹部人材似嫌不夠，他畏懼他們組織起來的政權，不足以號召國人。這段傳說充分說明了，政治幹部人才的重要性了。在最近的將來所組織的新中央政權，擁有純正國民黨，北京臨時政府和南京維新政府，以及全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政治幹部人材何那麼，將來運用的政治機構，推動新中國建設事業，自係勝任愉快的。在一些賢明的政治領袖領導之下，人民的幸福是會很充分的得到的。不信麼？過去的政治領導者，却是讓我們無辜的民衆，陷在了戰爭的圈內飽噴了二年以上的

苦頭兒。

最後，我們一談新中央政權的前途。從汪精衛，王克敏和梁鴻志三氏的南京會晤時起，就已經孕育了新中央政權的雛形了。西尾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板垣總參謀長的聯袂到達南京，更促進了新中央政權的產期。我們認為日本設置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意義，其統一中國政權的政治意義，是不減於其統率在華軍全力作戰的軍事意義的。西尾總司令官於十月一日所發表的談話中曾謂：『然將愛護無辜之民，謀戰禍之恢復，廣與有識之士積極提携，以協力於中國之建設，這段話的意味，是夠深長，耐人尋味的。』同時，十月二日同盟社東京電訊報導，『日本中國派遣軍西尾總司令官，板垣總參謀長等，此時駐節南京，號令全華作戰軍，其與抗日勢力衝動之大，無異青天霹靂，而以汪精衛為中心之樹立新政權運動，則益入正軌，南京或為新中央政權之首都……』這段報道，索性連新中央政權的產床——首都南京——也給道破了。我們希求和平，渴望統一的民衆們，可以靜靜的等待這個胎兒的呱呱墮地吧。

歐戰與遠東

方敏

歐洲的戰事，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在這個短的時期內，祇是使波蘭變成焦土，而讓德蘇給分割了，英法居然受了最大的損失，祇是虛張聲勢的在西線發動戰事，法國雖然與德國毗連，並沒有發生過本格的戰事。尤其是自命歐洲領導國家的英國，

雖在宣戰以後，出動海陸空三軍，但是三十多個軍艦，已經都被沉到海底，自然這是任何國家不能容忍的損失，當然更是所謂海上之王的英國海軍的奇恥大辱，可是在許多報道中，我們找不出英國積極報復的消息，這也是宣戰國罕有的現象。同時，在事實上，德國竟能得到一個奇特的時機，盡情的在波蘭發揮他的威力，其他的

場合上，也是輕易的得到了成功，好像整個的歐洲，都被德國勢力籠罩着似的。因此，從這卅多天演變出來的現象觀察，不但整個世界已經是轉入劃時期的階段，就是歷來存有英法勢力的遠東，也呈顯一個明朗新生的現象，無論今後軍事政治是怎麼樣的演變。

英法從十八世紀以來，就向遠東伸出巨大的掌爪，樹立各自的勢力範圍，尤其是近百年來，對於中國的侵略工作，運用得更得是得心隨手，護着了意外的成功，導引中國入於半殖民地領域，不論是在政治經濟上，都受他們的相當支配，尤其是近十年來，黨府的依存英法政策，使着他們的

勢力更是膨脹，是以，英法為得保持在華的既得權益，就不能不盡量的排斥第三國，因此造了中日事變，在英法的本意，自然是要藉此削弱東亞領導國日本的力量，完成他們對遠東的最大侵略，可是，事實上的結果，却出乎英法的意想以外，兩年的演變，使着依存英法的國民政府，退據西南，在中國反而成立了自力更生的民意政權，這不能說不是英法感受打擊的事情，而當他遭遇到歷來未有的苦惱時，與中國新政權協力的德國，在歐洲造成了使英法更煩悶而苦惱的事實。

德國在歐洲造成的新形勢，使英法不能不重新的對本身加以檢討，而

改變歷來的國策，在國際上退於彼指導國家的地位。英國近數百年來，在歐洲始終居於領導國家的地位，而能夠獲得這種地位的原因，大半是運用巧妙外交手段的關係，例如聯德制法俄，聯法制德義，這都是顯明的史實。近來鑒於德國復興工作的完成，深恐自己這種高貴地位的動搖，於是又造成所謂英法蘇對德包圍政策，仍想藉法蘇的力量，而制壓新興的德國，不料惟利是圖的蘇聯，却不願上英國的舊圈套，而倒在德國的懷中，與英法立於敵對的地位，自然，所謂英法蘇包圍政策，就不攻自破了。英國在歐洲的領導者王座，也就讓事實給推倒了，同時，德國却正在建築這樣的王座。

英法在歐洲既然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在遠東也不能不取退讓的態度，甚至於整個的退出遠東。這有最近的

事實證明，天津英租界，本是華北抗日份子的根據地，是擾亂東亞的策源地，而在近月來，抗日份子已一網打盡，消滅了破壞東亞秩序的惡魔。同時，由於英法的沒落，依存英法的國民政府，也就失掉了憑藉，毫無實力可言，這個歷來被認為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癥結，無形中自然的就消滅了。

日本近兩年多以來，最高的願望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結成中日滿一體，使東亞完全變東亞人之支配，而這種願望的發生，完全是英法對遠東侵略的反響。蓋日本以東亞領導者的地位，自不能坐視東亞淪於英法勢力範圍內，尤其是占東亞人多地廣的中國，更不能讓英法造成殖民地，是以不惜任何犧牲，向這個最高願望邁進，故對於此次歐戰，也堅決聲明，嚴守中立，而日本僅祇為東亞而努力的意

志，也就由事實給了證明。

現在黨府既已隨英法而沒落，短時期內，自當崩潰，同時和平的機運，漸入成熟領域，新中央政府，也將在這個新形勢之下，而宣告成立，那麼，也就是建設東亞新秩序初步工作的完成。今後的建設，也將在這個新形勢之下，急速的進展，恐怕毫無疑問的事了。

所以，歐洲這次戰事的發生，無論今後是怎麼的進展，英法却已由此而暴露最大的弱點，既有的地位，發生了動搖，整個國際情勢，也是有了新的轉變，歷來被英法勢力侵襲的遠東，也脫開了這個羈絆，尤其是被英法支配的中國，在友邦協力之下，在這個時代中，呈現更生的姿態，雖然這些事實，遲早都會發生的，不過因為歐戰的發生，會很快的成功罷了。

郵治先急

張騰霄

為政之道，極其簡單。所以能夠

化繁為簡的要訣，就是「急先務」罷了。大學首章所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也就是此理。中國自有改革以來，在短短的三十餘年中，已經有無數的政令法制，但求其實際的功効，則極為渺小，始終未能得到郵治承平的境地，大概正由不能急先務之過。

所謂先務之急，因時地人事的不同，而各有差異。以余所見，當今的先務之急，要有數點，就是：（一）欲求郵治，須先確定政治勢力的重心所在。（二）既得推行政治的重心，還須行使有效的宣傳方略。所謂有效的宣傳，包含諸多的原則，俟本文中

詳述。（三）既得宣傳的要訣，還須

輔以有效的政治技術。所謂有效的政治藝術，其中亦有諸多的要件，也在本文內陳說，茲無庸贅。以上三者，無異政治事業中的原始大本。不憚繁屑，願與今之從政者，一行商榷。

第一 確定政治重心所在

舉千鈞之重者，須先求其重心之所在。舉鴻毛者亦然。是猶振衣擯領，舉網提綱，勢機所在，不容或失。推而言之政務的推行，也是如此，政府發號施令之前，總須預計施行的步驟，把政令的推動，置於國內某部分的人士之上，而依之以為政治勢力的重心，並使負起領導國民向前邁進的責任。這樣，一人領導十人，十人

推動百人，由百人而千萬人，由千萬

人而遍及全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集千百人的羣策羣力，通十年或五年計之。雖至繁至難的法令政教，也無不家喻戶曉，老幼奉行而無或失墜了。所謂三年小成，十年大成，自是先賢的至理明言，也就是經驗有得之談。近代的五年計劃，三年計劃，也必須經由這種方法步驟，才有成就的可能。不然。漫然發一令，制一法，而求其施行全國，真成提綱不挾領，舉衣不擯領了。古今政治上的失敗，大都坐此，而一切成功的政治家，也無不得力於此。史冊俱在，可以一一考驗也。

即以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而論。

當變法之初，全國人民安於故常，不

知法制的意義，和政令的目的，也和

中國人民，不相遠近。然而，明治維

新的成功，如此迅速偉大而普遍者，

正因為，能夠尋出推行政令的重心勢

力所在，而以全國的西醫人士，擔當

起這種重任。因為此輩人士的交遊，

能夠達到上中下三等人民。在不可避

免的往還，長久的歲月中，就把新時

代的文化精神，灌輸到一般人民的心

目之中了。比如一個醫士能夠在一年

之中，推動或感化六七百個頑固的士

民，則通三年計之，便有二千以上。

通全國計之，則其勢力之所及，無不

風靡了。所以在三十年的短期中，便

把全體國民的精神振作起來，而新政

的推行，也能得到意外的成功。況且

輔以警察，教師，和一切大小官吏的

力量，尙有何事不成，何功不就。這

就是推千鈞而用一鈞之力的成效。以

成功之時日計之，似若很促。但人生

三十年，必易一世，以一世的長久醞

釀，漸積，感格，琢磨，雖頑石也能

潤澤如玉了，何況其他。

我國成周之治，所以能隆於千古

，而為後人所樂於稱述者，無他，即

置其政治的重心勢力於親民之官，所

謂比閭族黨之師長，是也。作者雖不

一定把周官當作信史，但其政治精義

的所寄，雖以理想政治視之，亦殊有

令人贊歎不能自己者。

大抵「成周的法制政令，無時不

由親民之官，（或民之師長）提斯曉

諭，而普及於民間。最低級的地方官

，名曰閭胥，其上曰比長，凡因事聚

民，皆為人民讀解邦之法典。比猶今

之閭長區長是也，又其上為族師，每

年有十四次為人民讀解法典，並教以

進德修業，作善良公民的基本，此猶

今之村長也。又其上則為黨正，每年

有五次，聚民而讀法典，比猶今之縣

市區長也。要之，去人民愈近，則指

導人民之機會亦愈多。故凡人民之貴

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

物，平時皆得詳悉稽考。至於耕耨女

紅，與凡生計所關。藝業道行居處倫

常等事。無不周知詳載於鄉官之所。

故使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

不率教，均得稽核比較，而施以獎懲

。上下相通，朝野清明，衣食可殖，

而禮教以興。「這樣做到「以天下為

一家，合中國為一人。」推其所以致

此，皆賴比民族黨之鄉官，負起推動

國民的重心勢力。遂使無一人不被其

澤，無一民不率其教。有周之所以郁

郁稱文，人民之比屋可封，自是政治

的必然結果，絕非倖致，亦絕非誇大

無根之談了。

推行政治，必有重心勢力所在，

而依之，以為樞紐，以為竅要，然後

能收事一而功萬之效。不然則事萬而

功不一顯，甚或徒成文具，甚或適得

其反，皆在意料之中。中國變法革新

的無成就，盡在此點。始終未得一部

人民，為國担当起這種任務，正如一

盤散沙，無士敏土以為之膠結於其間

，所以離心力日增，而向心之力不現

。結果，人民自人民，法令自法令。

人與法兩不相涉，安能發生效果。作

者有文詳論及此，篇幅所限，容當另

題發表。

（未完）

三件事奉告大學學生

壁城

- (1) 大學教育與職業
- (2) 中國大學學生之特殊環境
- (3) 特殊環境中之求學方法

常聽老人說「吾若能重新再活一遍，必定是很成功之人」。意是一世走的錯路，未走時無從知其為錯，及至知時，却又成了過去，無法挽回，「再活一遍」云云，無非是記起前世的經驗，不再踏其覆轍罷了。大學生畢業時。

回想四年間事，未嘗無「再上一遍」之感。

筆者是大學過來人；過來之後，又親眼看了多少行路人，過來者。本文的用意，既非對任何現象云是云非，亦非對任何學制學校有所褒貶；不過願依個人的經歷，與國內一般大學的實況，作一具體的檢討，赤裸的提供於新進之大學生前，使其對於其一生最重要之四年，預先得一解剖的認識，倘能收「未到先知」之效，或能免「事後聰明」之悔。在這裏，筆者更願附作以下兩項聲明：

(1) 文中所言，自當力求客觀。然同一之事實，解釋每有

不同，聚訟之來，多係由此。在此種意味上，視本文為整個主觀見解，亦無不可。

(2) 本文所談，非數學問題，故亦無絕對性。文中所有之事實與意見前，幾乎盡可加上「大多數」「大致」「有此傾向」等等的相對名詞；對一切所言，筆者本身多能尋出例外。人事問題，大都如斯，還望讀者相諒。

(1) 大學教育與職業

中國昔以科舉取仕，讀書赴考，考「中」做官；然所讀的書，與所做的官，却少有直接關係；換言之，所學者多非所用，所用者又多未曾學。四書五經，詩詞八股，是所學所考者，及至「學優而仕」，則無官不可做，文武行政，取鹽治河，俱自「半部論語」一路而來。

這種辦法，在壞的方面，是行政帶兵之官，常不懂行政帶兵而懂詩書八股，取鹽治河之官，常不懂取鹽治河而懂詩書八股。在好的方面，是儒家的學術精神，經史文藝

，這漢民族的文化遺產，因科舉教育，得到保存與光大。三家村冬烘先生，教幾個小小頑童，俱成了宣揚民族文化之人，直到「洋學堂」侵襲而始衰。

現代的大學教育，於「學」「用」方面，看來似比科舉時代進步多了。大學的功課動輒幾百種，幾乎蓋括了人生與自然。文官有政治學，武官有軍事學；取鹽有化學，治河有工程；治病，打鐵，養蠶，跳舞，俱有專科，彷彿不至學非所用了。然而細察中外大學的功課，有多少是畢業後能實際應用，可做職業的呢？試舉幾項重要課程：

(一)國學系畢業——一般機關上的事俱可作。「等因奉此」的公文，遠不如老書記。主官若係文人出身，還許命起電稿，作四六駢體，用左國句法，不然時，只剩了替人作喜對，寫輓聯，至於四史九通，三蘇李杜，整個的「書目答問」，就無用武之地了。

(二)法律系畢業——做律師用所學者頗多，然名律師與法學家又判若兩人。大法學家與名律師打官司，多半要敗訴。吾們決不是說名律師不懂法學，而是說法學家不一定成名律師，法律系的功課，是教人成法學家，不是教人成名律師。

(三)政治系畢業——可做行政官，然必須要做大官，歐美

比較政府，國際公法，憲法論，民約論，多元論，民主君憲獨裁論，這些必要做到一國元首，外交部長，憲法起草委員，海牙國際法庭法官才得用着。政治系也是造成個政治學者，與政治家已無大牽連，與政客更是風馬牛而不相反。學政治不一定會「做官」。

(四)經濟系畢業——學經濟就會「發財」嗎？學些簿記統計之流，還可到銀行做記賬員，亞當斯密，李佳圖的學說，價值的理論，到何處去用？

(五)哲學系畢業——做哲學家。

(六)教育系畢業——學教育，與做教授無關。大多數的教授，都未學過教育學。教育學是測量人類智慧研究如何教學的科學，根本談不到化學生物政治經濟。學教育的人，最宜研究學制，革新教法，那只有到教育部做專門委員了。

(七)史學系畢業——繼續研究史學。

(八)化學系畢業——應用化學，是化學之淺近的，深奧的化學，用不到一般工業上。現代的工業品，大都有專利的製法，這些製法，是各工廠的秘密，化學教科書上，絕少看到的。舉個極簡單的例子，拿一盒「六神丸」請你的化學教授化驗仿製，看看結果如何。學化

學不必會做工業品，做工業品也不必定讀大學化學。

(九)物理系畢業——以物理發明做職業，難且不論，根本物理學與發明又是兩回事。愛迪生的物理學識，以美國大學物理教授視之，平常之極。電燈在電學上，電影在光學上，電話留聲機在聲學上，是極淺近的學理。無線電在物理上是極深的學理，然而現在仍是知其必然不然其所以然，販夫走卒俱可造，大物理學家也不懂。「相對論」也還在「學說」時期。讀物理，自己明白宇宙現象而已；以之做職業，淺者匠人即可應付，深者用不上，再深者且不懂。

(十)天文學系畢業——任憑你發現多少星座，也與實際人生無用。近年來天文學者常說地球與某星將碰，莫說是不實現而成了造謠，即便實現了，須知又有何用！

(十一)地質學系畢業——如有礦可開，再訓練上幾年，可做礦師。試看丁文江，翁文灝，朱家驊等政客，都是中國的前輩地質學家。

(十二)美術音樂系畢業——人類有愛美性，這倒可做職業，然此道之成功者，多係自幼入手，上專門學校。到大學入美術系，事倍功半。如其二十歲時到某大學入「國劇系」，那如六歲時到富連成「坐科」。

(31)工木鐵路機械工程與醫學是所學最能實用的科學。然

這些俱是極重經驗的。大學畢業後，也還要長期實習。中學畢業而實習四年，與上四年大學者，作職業或謀職業之競爭，勝負之數，難斷言也。

主要科目之職業出路，大致如此。此外，還有三條出路，為各科所共有者：

(1)畢業後終身研究該科，做學者。

(2)出洋深造。

(3)任該科之中學教員。

做學者，須有生活費與研究費。在外國，學者多能受學術機關之補助，可免衣食之累，在中國，則常須自備，可做事業，不可做職業。出洋深造，不惟不是職業，反成絕大負擔，決非一般人之所能，且涉及留學生，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做中學教員，自可視作職業，且實際為近年大學畢業生最普遍之出路。然中學自亦有其限制。設使中學生十人，需教員一人，則每年為容納某一大學之畢業生，國內約須增設三十處中學。教育如此突飛猛進，距事實太遠。現時大學畢業生能在中學得一教席，群已視為幸運，良為此也。

以上可見大學之所學，大都不能供畢業後職業之用，於是「畢業即失業」成了必然之因果。每見畢業生感失業之苦，輿詩書誤備之嘆，甚至怨及國家社會，學校師友，而不知其失業非來自畢業，而係來自入學也。大學教育，主要的為文化教育，而非職業教育，國家設大學，主旨在為民族提高文化水準，而非為大學生個人謀生活也。文化是人類求知之成績，職業是謀衣食之途徑。有些事，知之愈詳，衣食得來亦愈易，文化與職業變成一物；有些事，知與不知，根本與取得衣食之方法無關，文化與職業，又分道矣。是以增進文化之學識，未必能作職業；能作職業之學識，亦未必即是文化。文化為知而求知，職業為用而求知。人類知識中，大學之科目中，有些為文化部門，有些為職業部門。在同一部門內，一部分可為文化智識，一部分可為職業知識。即如一石斧之年齡為一萬年抑一萬二千年，由人生「用」的立場上觀之，不值一顧；然自人類知識民族文化之立場上視之，却又價比連城。更如造酒為職業部門。以化學論，因為極簡單之學術，然與人生則有大關係。再如鐵路工程，航空製造，則文化價值職業價值，兼而有之。至於同一部門，而境界不同者，如天文學追求銀河中有多少星座，純是文化知識，即便能為人生用，為期亦甚遙遠，而測量氣候之轉變，潮水之長落，則又有職業價值矣。

大學之設，即係提高文化，故其所設之科目，但有文化價值而無職業價值者有之，文化職業價值，兼有者，則重在文化。即在工程醫學等職業性最高之科目，仍是學理多而實驗少，畢業後做教員則得心應手，做醫師工程師，則有時反須請教於多年之差役助手也。但有職業價值而無文化價值之科目則絕少。即有之，亦常被文化部門所遮掩，而不容其盡量發展其職業性。例如大學化學中，可有造酒一章，佔時不過一兩禮拜；然大學無附設一酒坊，使學生在酒坊學徒四年者。如是以釀造為職業之學生，十六年中小學業教育中，學為所用者，能有幾何。

關於大學教育與職業，可得以下結論：

(1) 大學非養成職業技能之地，專以求職業為目的之學生，不如就學職業學校傳習所之流，或逕赴職業目的地實習。

(2) 欲得大學之文化教育，而又顧及職業者，可選大學科目文化職業價值，兼蓄之部門，而對其中之職業部分，自作課外之探討，俾畢業後立刻有應用之職業技能；其所學之文化部分，留為將來發展改善職業其之用，較之單學職業者，事雖倍而功亦或倍。

(4) 大學畢業之「資格」，為求職之重要條件，亦且非社會之盲從。大學畢業生，智慧受遇有統系之發展，從事職業，在其他條件俱相等時，實較出身職業者為優

東亞之道德精神

半盒

宇宙間之現象有二，一曰循環狀，一曰進化狀，其進化有定時，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者循環狀之謂也，其進化有定序，往而不來，如人類之進步，生物之發達者，進化狀之謂也。社會歷史之現象屬於後者，故當日新月異也。

社會之體曰國，其質為民，先聖有言，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謀國者欲奠國基於永固，納諸庶於軌物，必須有良規懿範，從而整齊之，宣導之，始足以謀家國之安寧，人民之樂業，故孔子蕩蕩，巍巍，無間於禹，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己，故不以匹夫而棄舜，舜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己，故亦不以鯀子而棄禹，禹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己，故亦不以子啓而棄益，天下者民族共有之天下也，誰得而私之，治天下者勞天下也，當然而公之，為天下得人難，故曰新民也，

聖為成湯，猶銘盤致警，檢身若不及，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蠢蠢吾民，悠悠度日，姑息自棄，見面之有垢，

衣之有污，尚思所以洗之，獨於身心有污，竟不思所以去之，其何可哉，故當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為之著，改其前非，斷其後續，使人欲化為天理，民之所得乎天者更使其虛靈不昧，以其衆理而應萬事，已往既明，再以前人，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已達達人，處之化之，定其分聯其情，必使其無所污染，苟有污染，則更當眞眞實實，於此一日之間，猛力向前，盡滌舊染，務在昏迷中覺悟，積習後奮興，故康誥曰作新民，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文王自新以新民也，自新，新民，而至於新命，天人上下則無往而不新矣，國運氣象，煥然光昌，即所謂明德於天下也。

周禮，教之物有三，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是皆教以成己成物也，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親為大，蓋古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

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故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爲一家之親，各安其士農工商之分，以勤其業，相生相養，遠其仰事俯畜之願，故民之一得一解，一長一藝，凡可以厚生利用者，皆治平之助也，得一本，悟萬殊，大至無外，小至莫破，人之所以爲人，國之所以爲國，世界之所以爲世界，莫不賴此以統携之，綱維之，保全之，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能之則進化，不能則退化，古今之中外，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其能一一範圍不過，曲成不遺，爲世界人羣造無量無邊之幸福者，舍此莫由也。

孔之大同，老之貴德，釋之尙慈，基之轉愛，回之行恕，其道德之精神，皆以此發，是足以參贊造化，曲成萬物，範天下萬世人心於不死，可以行數千年，化之數百國，利其用厚其生，裁成天下之道，輔相天地之德，道爲德立，德爲道用，無道不立，無德不生，此乃開物成物造福之淵泉，世界人類生命之屏障而致萬國於大同者也。

歐風東漸，邪說橫出，萬徑千蹊，莫知所適，言德化者，不出於奇，則出於迂，膠柱鼓瑟，違反治理，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謔跳浪，騁怪鬥巧，猷笑爭妍者，四面

而鏡出，前瞻後盼，應接不暇，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於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其昌言進化大同平等者，則又吐棄一切，視舊道德若仇敵，復無新道德以爲灌注，於是講進化則成過激，講大同則成浪漫，講平等則父子夫婦漫無制禮，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外做仁義之名，而內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獨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於是軍閥汚吏劣紳之流，藉民本爲口禪，而巧取豪奪，摧殘民命者，比比皆是，共產黨乃乘機而起，倡階級鬥爭，不求世界真理，徒依個人空想，不謀人類之公益，徒便一己之私利，視道德爲迂談，委賢材於草莽，相陵相賊，即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而况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哉，藩籬洞撤，推波助瀾，遷流所極，不至率天下之人而入於獸域不止，則無怪乎，紛紛籍籍而揭亂相尋於無窮也。

理無今古民無新舊，不合於用，則雖今亦古，新亦舊，合於用，則雖古亦今，舊亦新也，古聖賢書世人陳之娓娓誦之琅琅至於窮源探本之論，多禁而不發，勢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江河而有所不可禦之者矣，我國鼎革以來，號稱利民，實以害民，非以共和，實以共亂，豺貌相繼，國事尤非，罔顧民生之休戚，一惟私利之是圖，內則橫征暴斂，恣意揮霍，倒行逆施，政無常規，外則容共媚赤蠱惑信義，妄動干戈開釁鄰邦何曰民生，狼厲貪婪，驕奢淫佚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何曰民權，以喜怒為黜陟，以壓迫為能事，既云民族主義竟爾排同事異，美名天下為公實行一黨專政，矛盾乖謬，自欺欺人，種種詐偽，不勝究詰，今戰禍瀰漫於全境，國家已瀕於覆亡，赤匪遍野，災疫薦告，百萬生靈，膏於鋒鏑，名都大邑，靡為邱墟，非使中華五千年之文化，同歸於燼，浸至於共產以自陷於亡國滅種而後已也。

幸得友邦之助，扶持匡翼，共勗新民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六德，六行六藝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發揚東方之文化，以圖中日之共榮增加剿共滅黨之成效，護持新政暢達民意，開發產業以安民生，促進友鄰締盟之實現，以貢獻人類和平，走向親愛

互助共同合作之正大途徑，使人民思想得以健全，使人民生活，得以挽救，使國家地位，得以復興，邦有道則昌，民無信不立，出人民於水火救祖國於危亡，乃我中國現代同胞之共同使命也。

新民者使斯民去舊而從新也，日本教育會著四書研究第二章「大學之根本思想」中有云「新民之說，與近代思想之趨向為一致，即依近代之思潮，則人格有擴充性，因而革新社會之事，胥在主治者之斡旋運轉範圍以內，而其進程，亦以主治者之人格愈益光明，則其對於宇宙之發揮力亦愈益偉大，斯即社會客觀方面之確立也，「吾人處今日之社會，為東亞前途計，為萬國前途計，思欲改造世界謀全人類和平之真幸福，必從此根本信念着手進行，鍛練民衆之身體，使人人精於武術是近乎勇，（一）振興實業，以救破產，而濟人生是近乎仁，剷除國共不正當之思想，用儒家道德以代替之，是近乎智，合此智仁勇之品德，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擴而大之，合羣聖羣哲道德之精神，以喚起全球萬國無量數人道德之真精神，並以喚起億萬世無量數人道德之真精神，俾人人皆知道德，行道德，夫然後殺劫可閉，生運可開，太平可期，大同可致，孔之至善，老之清靜，釋之極樂，基回之天國科哲家未來之新天地，乃可待而現也。

謝靈運的山水詩

王 岑

靈運山水詩產生之背景——靈運的生平——當代詩壇的風尚——東晉度關諸人——靈運山水詩的優點——別開生面——清俊饒削——開初唐律詩之先河——靈運山水詩的缺點——喜用駢體——敷陳堆砌——引用典故——靈運山水詩在中國詩史上的地位——陶謝之比較——顏謝之比較——靈運與鮑照——結論。

談到魏晉南北朝的詩人，當然要首推陶（淵明）謝（靈運）。可是關於陶詩的研究，的確是汗牛充棟，而對於謝詩的探討，却始終未能多見。因此，我很想在這裏來談談『關於謝靈運的山水詩』。

靈運寫作山水詩的動因：第一是由於本身的體驗；第二則是由於時代的風尚。

在這裏，姑且讓我把靈運的生平，做一個概略的介紹。

靈運（385—433），宋陳郡陽夏人。（註一）他生性

酷嗜山水，原是當代的第一個貴族，而且是受盡了家人的寵敬與愛護。他的祖父是謝玄，係晉代的車騎將軍；父親是謝瑛，生而不慧，并且死得很早。靈運少好學，博讀群書，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祖父見他從小便非常聰明，曾經得意的說過：『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

這樣優美寵愛的家庭生活，養成了他一付驕傲的性情：當他三十六歲那一年（即紀元後四二〇年），劉裕篡晉，降公爵為侯，食邑五百戶。於是他那驕傲的本性，竟使他：

『性褻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

其後三年，少帝即位，復以『構扇異同，飛毀執政』，出為永嘉太守。這個山水秀麗的永嘉，很適合於我們詩人的皮味，他：

『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衆縣，動輒旬朔……所至輒爲詩詠』。

而我們在今日所見到的謝詩，多半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坐永嘉太守一年，稱疾辭職，打算在始寧休隱，當時每有一詩傳至都邑，貴賤爭相傳寫，因此名動京師。

文帝很愛他的詩書，叫牠們做『二寶』，可是仍舊不給他重要的職守。命撰晉書，未成；不久，又稱疾不朝了。於是携家東歸，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當時的人們都稱呼他們做『四友』。這時，靈運的遊娛生活，真所謂盛極一世，據歷史上說：

「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千重，莫不備盡。登蹕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這種豪誇而奇特的遨遊，雖則別饒風趣，却是常常引起了當局的疑心：有一次，太守因爲看到他領着好幾百人來遊逛，竟疑心他是山賊；又有一次，有人竟至故意誣害他，說他是『心懷異志』。

最後，文帝又命令他做臨川內史，賜秩二千石，可是他仍舊是不甘棄却那豪誇的遨遊，於是把他送給廷尉治罪，涉廣州，不久，這偉大的詩人，終於在廣州棄市了。當

他死的那一年，他才僅僅的四十九歲。

統觀靈運的一生，可以說無時不在酷愛着山水間的豪遊，而這山水間的豪遊，便使他對於山光水色，有了很豐富真切的體驗；於是這種豐富真切的體驗，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到詩人的筆端。所以靈運寫作山水詩的動因，第一就在於本身的體驗。

其次，我們再來考察一下當代詩壇的情況。文心雕龍上說：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這是當代的風尚，而且這種風尚，在靈運以前，便早已存在。東晉初年的庾闡諸人，就已經開始寫作過山水詩篇了。

南齊書文學傳論上說：

「江右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支氣，猶不盡除，謝朓情新，得名未盛，顏謝并起，乃各擅奇」。

而詩品講疏，說得更加透澈：

「案孫許支言，其勢易盡……康樂以奇才博學，大變詩體，一篇既出，都邑競傳，所以弁冕當時，挖揚雅道」。

適逢玄言已成為強弩之末，於是他乃以：

『奇才博學，大變詩體』。

用吟咏的方法，來刻畫大自然的實境，使詩人的眼光，不專注於漆園柱下，而轉向那美麗的山光水色。所以振筆一呼，而顏鮑二謝之詩，竟隨聲唱和不但成爲一時詩壇的主潮，而且給後人開闢了一條新路。

不過，這裏有必須附帶說明的，即此地之所謂新路，乃係指以山水爲詩歌的主題而論。這一點，雖然已有庾闡諸人嘗試於前，然而以畢生精力，專心來吟咏的，則確是始自靈運一人。至於靈運詩中所含著的思想，老實說，却依然未能將老莊思想，擺脫淨盡。譬如：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註二)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註三)

『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正在今』。(註四)

『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倘遇浮邱公，長絕子微音』。(註五)

『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註六)

『萬事難並歡，逢生幸可托』。(註七)

所謂任公之言，浮邱之遇，乃至『養生』『達生』，『遁世無悶』，這豈非在依戀老莊，而深受了玄學的洗禮嗎？而靈運詩中，此等詩句，簡直觸目皆是。

(乙)清俊曠削——文心雕龍上說：

『宋初文詠……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

因爲要想『極貌寫物』，所以力求富麗，同時，更因爲要想『窮力追新』，所以又覺曠削可喜。這固是當代文潮的趨勢，而尤爲靈運之所長。詩品上說他：

『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這雖有些恭維過火，可是『名章迴句』，『麗典新聲』，在謝詩中確實有之：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澗』。(過始寧墅)

『池塘生青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遊南亭詩)

『野曠沙岸靜，天氣秋月明』。(初去郡詩)

這些詩句，該是何等的清俊？又登江中孤嶼詩：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不惟屬對工整，亦且儻削可愛，而遊赤石進帆海詩中更有這樣的詩句：

「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

固然，我們一看便知道，這是從臨海志上摘取下來的，可是經靈運另加編排，却是頂好的詩句。故此沈德潛說他：

「大約經營慘澹，鉤深索隱，而一歸於自然。」。（註八）

儘管是句法字鍊，却往往於造作之中，滌除了雕琢的餘痕，而顯露着清新的風味。像這樣的「匠心獨運，少規往則」，自使靈運獨創詩境，弁冕當時。詩品講疏上說他：

「將欲排除膚語，洗滌庸音。」

此其清俊澹削之所由，亦即靈運詩歌中之最上特彩也。

（丙）開律詩之先河——宋代的詩壇，在色調或形體上，本來有一種極其顯然的轉變；而且談到宋詩，這種轉變，確實是應當格外注意的。

這種轉變是什麼呢？論者謂：

「詩自宋一大變，氣變而韻，色變而麗，體變而整，句變而琢，蓋於古漸遠，於律漸開也。」（註九）

這種轉變乃是當時詩壇的風尚，而靈運既為宋代詩壇的中心，那麼在他的詩裏，此種趨勢，不用說，當然是格外顯著了。

靈運的詩，好為對偶，如前文所舉「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澗，」或「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等等，自是偶句，而登池上樓一詩，幾於通篇盡屬俳儷。初唐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老實說，實在是從此開端的。

靈運而後，沈約，王融，又復繼之以四聲八病之說，於是「句則平仄相間，韻則上下相粘」，浸潤漸積，遂即確定之近體詩的定式。

因之，我們可以說：

「靈運給初唐詩人，開了一條新的路子，這條新路便是後來的律詩」

僅就此端而論，則靈運在詩史上的地位，已經是值得稱頌了。

以上所述，係指謝詩之長處；然而在另一方面，則謝詩亦未嘗沒有缺點。

記得胡適之說過：

「謝靈運……受辭賦的影響太深了，用駢偶的句子來描寫山水，故他的成績並不算好……（他）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硬裁割成駢儷的對子，遠不如陶潛真能欣賞自然的義。」（註十）

這些話，可說將靈運山水詩的短處，盡行道破了。

靈運以「匠心獨運」的秀才，並加以豐富真切的體驗，用來吟咏山水的妙趣，按說總宜有極大的成就；但因深受辭賦的餘毒，遂至誤入歧路，莫可自拔！此固靈運之不幸，然亦時代之然也。

其詩之缺點，第一在喜用對偶；作山水詩本宜樸素，自然，因為如此才不失山水的本色，而靈運則「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甚至由首至尾，俱用駢偶，如此描寫山水，固不免於刻畫過分，轉傷自然。試看謝詩之中，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以及「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暉」等等佳句，起首一句都很好，而對句總覺不美。至於像初發入南城詩中：

「弄波不輟手，玩景豈停目」？

等，更覺勉強，簡直不成詩句，這種情形便是受了對偶的害處。

樂於敷陳堆砌，亦正是靈運的短處。自以為個人多聞博識，於是總想把已得的材料，盡行牽插到詩歌裡面，固不問其是否需要也。靈運之詩，時感晦澀難讀之苦（章太炎謂謝詩「有十分整牙之處」），其原因之一，即是他喜自誇張，不肯割愛。

有些人，以為謝詩用典豐富，極力贊揚，王世懋說：「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為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是作者，多入史語，然尚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為宗，又一變也」。

這種贊揚，在而今看來，却無異給靈運叫了一變「倒好」。因為我們反對用典，尤其是反對像謝靈運那樣，在山水詩中用典！

用典本非妙奇，尤其是在詩裡，典故是絕對要不得的！詩品曾痛斥用典之非，其言曰：

「至乎吟咏情理，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可見好的詩并不一定要用典。而靈運不但用典，更喜採用

經子成句，食而不化，則益非妙事了。譬如：

『有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九日經宋公戲馬台集送孔令）。此係用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在治天下也』。及『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兩段。

『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富春渚）。此係用周易『水洊至習坎，與『兼山長……良其止，止其所也』兩段。

『四城有頓讀，三世無極已』（石壁立招提精舍）。此係用因果經『故辭父王出四城門』。與維摩經『三世菩薩不思議道』兩段。

像這些典故，固可賣弄博學，但是這決非優美的詩句，原因在其中本沒有文學的情趣。

此外，謝詩有時亦犯『點鬼簿』之病，如：

1. 初去郡詩：『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畢娶類尙子，薄游似邵生』。

2. 田南樹園流植援詩：『唯聞蔣生從，永懷求羊蹤』。（註十一）

3. 述祖德詩：『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

此等詩句，更是索然無味，讀了令人頭疼！

南齊書上有一段批評謝詩的文字，說道：

啓心闕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闌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這段話說得很好，後來『大明秦始中，文章殆同書抄』，也正是由靈運開端的。

謝詩最壞的就是他所作的樂府會吟行等，技術既劣，而意境亦毫無可取，所以歷來都以爲這些詩，乃是謝詩的糟粕，而東坡亦正因此等詩，而訶靈運爲小兒。

總之：謝詩的短處，在深受辭賦的影響——講對偶，喜用典，敷陳，堆砌，致使其詩減少了詩情畫意，生氣既失，而自然之美，亦因之大傷。這一切的一切，統統是受了辭賦的欺騙。

× × × × × × × × × ×

在以往，關於謝詩的評價，可以找到兩種相反的偏見：有的人，對他極端毀斥，以爲靈運的詩，根本不值一提，這派人可以胡適爲代表。然而在另一方面，則又有些人，對他極端贊揚，恭維最力的即是宋文帝，甚至稱靈運之詩與書爲『二寶』，其推崇之甚，由此可見——老實說，這兩種見解，都未免有些失當。後者的錯誤，在受了謝詩

炫耀的欺騙，而前者的錯誤，則在抹煞了歷史的客觀事實。

世人多以陶謝并稱，并且在各大學國學系的課程裡，還把牠列為選修科之一。固然，一位是田園詩人的鼻祖一位是山水詩的開闢手，就別創新路這一點來說，當然，可以相提并論的。但是，如果僅就詩本身上的成就而論，則陶詩遠非謝詩可比，其一，謝詩過於雕琢，如美術館中陳列的石膏美人，雖則刻劃畢肖，却仍是短少生趣；而陶詩則如行雲流水，妙語天成。故極靈運之矷削，終不及淵明之自然。其二，謝詩用排用典，喜事堆砌，偏重形式，而短於情思；陶詩則形式樸盾，而富於情思。并且後者妙在使情緒萬端，融於景內；前者則僅將情思強塞於辭句之間，未能使情思化入景中。此謝詩之所短，亦正陶詩之所長也。有斯二因，所以如僅就詩的本身而論，謝詩不及陶詩遠甚，近人顧實說得好：

「謝之精工，窮其技之所至，不能及陶之自然」。

謝詩之不及陶詩，於此可知。

又或以顏謝并提，湯惠休說：

「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繡金」。

以為顏謝各具佳境。然而，說顏詩「如錯彩繡金」則可，

說謝詩「如芙蓉出水」，則又未必。不過以之詩比之顏詩，誠覺新俊自然而已。故此詩品亦以為顏詩：

「均為雕琢，而洗鍊之妙，不及謝也」。

可見顏不及謝，久成定評矣。

此外，更有人把顏鮑與靈運并列，世稱「顏謝鮑」：

「宋之文學，莫盛於元嘉……謝靈運，顏延年故自一時之傑，而鮑照可以差肩於其間」。

實際上，如果照今人的眼光看來，則靈運恐不及明遠，胡適論之已詳，茲不細贅；但此係主觀之批評，設如考之以歷史上的客觀事實，那麼靈運的確不能不說是當時的冠冕，原因是靈運乃係此派的前導，他乃是開闢山水詩的先鋒。

老實說，雖則靈運寫作的技巧并不能十分令人首肯，尤其是影響於大明泰始者，所謂「文章殆同書抄」之弊，其害實非淺鮮；但他不敢擺脫老莊思想的束縛，另示後人以吟咏山水的新路，并且他還能上承辭賦的舊套，而下開初唐律詩的先河，僅此兩端，則靈運不獨於六朝詩壇，應居頭把交椅，駕凌顏鮑諸人；而且在中國詩史中，亦，傑出的人才，也正是因為這兩點，我對於胡博士那樣固意的贊揚鮑照，排斥靈運，總覺不大妥當。

最末，我把一段批評謝詩的文字，抄錄於此，以備讀者參攷：

「大謝山水遊覽之作，極為鑿削可喜。鑿削可矯平熟，鑿削失却渾厚。故大謝之詩，勝於陸士衡之平，顏延年之澀，然視左太冲，郭景純，已遜自然，何以望子建嗣宗之項背乎」

以上所行，見晚清施補華所著峴嶁說詩。以其所見極是，用特附誌於此。

註一：今河南太康附近。

註二：見游赤石進帆海詩。

註三：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註四：見登池上樓。

註五：見登臨海嶠詩。

註六：見登江中孤嶼詩。

註七：見齋中讀書詩。

註八：古詩源。

註九：語見曾毅所著中國文學史。

註十：胡適，白話文學史。

註十一：三輔決錄曰：「蔣翊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杜康逃名」。



中國的小說

美國賽珍珠著
飛白譯

我所說中國小說，是中國固有的小說，不是現代中國作家的那種混血兒作品。現代中國作家，對於本國文學的豐富尚無認識不過是強烈的受着外國的影響。

在中國不以小說為藝術，又不思其以為藝術，中國的小說家亦不想自己是藝術家。中國小說的歷史，範圍，及小說在人間的生活裏，所占的地位，雖然是很重要，然而如考究此事，必須將其事實，加以深深的思索。

在中國的藝術和小說，全然有分別。中國為藝術的文學，是學者的專有物；學者們創造，遵從自己的規則，在學者們彼此之間所創作的文學中，是不列入小說的。此輩中國的學者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勿論在哲學在宗教在新聞在文學，都完全由專斷的那古典的規則，而為學者的所有了。原因就是僅僅以學者有學問的手段僅僅以學者知道讀寫。學者的勢力很大，甚至帝王對之亦有所畏懼；因之帝王們設法使學者們僅僅自傳於自己學問的那樣方法，唯一的道就是登用官吏，也就是施行公官吏試驗。這種試驗，真是會人難以相信的那樣難，為作準備須費一生的思索；或忙着領悟，或寫述以往滅亡的那種古典的過去事，對於現世裏的弊風，幾乎無暇看到。學者們在過去裏雖然發見了藝術的規則，然而在過去的文獻裏是沒有小說的；對於目前所創造的小說，也沒留意。雖然人們都在創作當時的小說，可是現在的人們在做什麼的這件事對於學者們是沒興趣的。原因就是學者們是以文學為藝術的。

學者們忽視了人們，而一方在人民方面也以學者為混庸。人民對於學者們造出了不可勝數的笑話。

以學者為一種階級，很長的期間成為中國人笑話的種子。在中國民衆的小說裏，好表現學者，然而就在實生活上的學者們因為長歲月的在學習以往的古典而從事形式的創作使我們想着是相同，看着也是相同了。在西洋是找不出和此相似的階級。——在西洋或許僅可以看出個人是個人，然而在中國學者是一階級。中國的人們所想的學者是像下面的那

樣人。就是高穎而弱小身姿，緊閉着嘴，鼻子是獅子鼻而同時又是尖的。眼鏡後小而惹人注意的眼睛，永久用沉穩的聲音發表在他以外和誰也沒有關係的規則。自視過高，不僅對於一般人，對於其他所有的學者都輕視；穿着長而漂亮衣服的那種姿勢走想道來，做出威嚴而高慢的方步。決不創作出乎文集以外的作品；因為每日讀古文而尤努力學習其相似的寫法。嫌惡新鮮的和獨創的作品，因為列不進他所知道的那風格的任何方面的分類裏。若是列不進分類的目錄裏，就確信不是偉大的作品；並且自己持有正當的這種自信。若是有學者說「這是藝術」，那麼就以爲在別的地方是絕對不能發見，因為他們所不承認的，是不能存在的。因此學者以爲在自己所讀的文學作品裏，小說是不能列進其分類，所以在學者們以爲小說是不能算是文學的。

中國的一位偉大批評家姚鼐在一七七六年曾列舉形成全文學的書類。若照其所說，其種類爲論文，奏議，傳記，墓誌，諷詩，詩，葬儀用的頌德文，歷史等；當時是中國小說在一般的中國民衆間幾世紀繼續發達以後的事，已竟達到了光輝的成功，而在此分類中却未列入。又一七七二年，由偉大的天子乾隆之命，所編纂的中國文學的廣泛範圍的四庫全書；亦可謂爲文學的百科辭典，而其中亦未包含小說。

完全對於中國小說爲幸運的事，亦是因爲小說不爲學者們視爲文學；因爲小說可以從其批評，其藝術的必須條件，其表現的技術，文學意義的說法，和好像以爲藝術在短時間不容易變動等等的爲某種絕對的東西那樣，何爲藝術何非藝術的等等議論中解放出來。中國的小說是自由的。中國的小說像自己所喜好的那樣，可以說是自己本身的由一般民衆中而產生，由於一般贊嘆的那種最豐富的太陽光而生育的。不受所謂學者的藝術等的那種冷霜風的薰吹而生育。

××

××

××

××

中國的學者們，因爲年青的天子喜好小說，因而對於小說亦不能不注意了。然而不久他們發現了「社會的意義」這種文句，爲證明小說不是小說，是有社會的意義的書，所以曾寫過很長的文學的論文。所謂「社會的意義」，是最近代的文學，青年在最近所發見的話，可是幾千年前的中國老學者們已竟知道了。以爲若必得認小說爲藝術，同樣的亦要求小說須有社會的意義。

然而大體上說，以往中國的學者，對於小說是像下面的議論：

文學是藝術：

所有的藝術含有社會的意義。

這本書不含有社會的意義，

所以不算是文學。

像這樣的，在中國小說不是文學。

我是在這種土地上作學習小說的訓練，養成我也相信小說這東西，和純粹的文學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是被學者們這樣指教的。告訴我文學的藝術，是由有學問的人們所想出的。

在中國，小說是一般民衆的特異產物，並且完全是民衆所有物。寫小說的語言也是用民衆的語言，不是用文學和學者的那種古典語寫的。中國的小說，是用人民平素所使用語言，「俗語」寫的。因此也就不爲以往的學者們所注意。在學者們說，這種語言，僅是風格流暢容易讀，可以說是沒有表現的技術。

在此，我們不能不說到把印度的新宗教也就是把佛教做土產而拿到中國來的那學者的事。在西洋清教主義很長的時間爲小說之敵；然而在東洋的佛教信徒，是比較賢明的。他們來到中國的時候，文學已竟離開了民衆，在史上所謂有名的那六朝時代的那時代的形式主義下，已成爲死的文學。不管那時候的文學專門家們說的是什麼，而自己却僅僅熱心于自己的論文和詩句的對句。不遵從自己等的規則的，勿論是什麼樣的書，也要加以輕視的。在這樣有限的文學氣勢中佛教翻譯者們却拿來了解放精神的好法寶。此輩人裏，有印度人也有中國人。他們是率直的，自己等的目的，在文學者的風格思想上是不一致的；把自己必得傳的教義，可以說很顯明而簡單的令一般人知道。他們把宗教的教義，都用普通的俗語寫的。並且因爲人民是喜好故事的，所以他們用故事做爲傳教的手段。爲佛學中爲最有名之一的法珠林前部，曾這樣的寫道「在告訴神們的話時，必須用平易的話告訴。」這句話對於中國的小說家，可以說是唯一的文學的教義，因爲在中國的小說家，完全是以神是人，而人就是神。

中國的小說本來是使一般民衆樂而寫的所謂樂不是笑的意思。雖然，尤其中國小說目的之一爲笑。然而我所謂樂，是說將心所有的注意力奪占了的那樣意味的樂。由於描寫人生，又由於暗示人生的意義，而述說啓蒙人心的故事。不是由於關於藝術的那種從實地所得的法則的，而是由於各時代的人們，在人們是看着他們本身的姿影，而述說勉勵人心的事。爲傳神事而來的佛教徒，也是每個人都混進到和他們本身同樣的人裏，做傳教工作，因而也發見了容易理解神的這件事。

但是中國小說用俗語寫的真正理由，是因爲一般人不能讀又不能寫；所以必須把小說用大聲讀出來的時候，不學的人們聽到也可以明白的那樣用俗語寫。二百多人口的村落，能讀的也僅可有一個人；並且到了休息日和做完了工作的夜裏，那位人就可以將某種故事讀給人們聽；中國小說的發生，也是由這種極單純的形式開始。不久人們漸想到向誰的帽子或者百姓女的，盆裏集銅錢，作爲讀的人的喉渴時茶資；或者多半作爲在讀故事時間內所能織絹或紡綿的代價。這種禮金能聚到很多的時候，他是將幾份的正業停止而做了職業的故事師。並且他讀給聽的故事，就是小說的起始。然而像劇的故事固然一方面在發生，但是對於有強烈喜好的中國人，繼續幾年的講，也就沒有很多的故事。因而故事師就把故事的數量盡力添加；並涉獵到學者們所寫的那乾燥無味的記年歷史；又爲長年和民衆接觸，用越法豐富的想像力，對於以往死去的人們，予以新肉而使其返生。他在歷史中看見了宮廷的生活，陰謀的事，和將王朝導於滅亡的寵臣名字等，又在他從這村落到那村落旅行的途中，聽到同時代所想不到事，把它記下；又聽到人們述說他的經驗時，他亦替人們給寫記下來；他雖然將這些事美化了，可是因爲每個人對於文學的常用句不關心，所以不用那種句而美化。但是相反的，他却常常將聽衆置於心，逐漸知道了民衆所最喜好的文體，就是自己所常用的短句，明顯簡潔的使着容易明瞭。僅僅常常將故事中的場所和人物使其活現，而稍加以描寫，也很知道將本事別過火候的那樣描寫技術；絕對不能使本事太過火，因爲民衆所喜歡的的就是那本事。

但是我現今使用「故事」的字眼，並不是說那是無意味的活動和粗野的本事；中國人並不是小孩子，所以像那無意味的本事也是不能滿足的。中國人勿論措置什麼，都在小說中要求人物。中國人以爲中國三大小說之一的水滸傳，其本

事的活動並不是電光石火的，把一百單八將的人物都顯明的描寫因爲每個人都予以人格，所以是，以爲偉大的。提起了水滸傳像是非常的愉快，常聽到以下的一種事，就是「要提出一百單八將的人物中某個人，不用打聽字名就可以知道是誰；因爲由其說法就可知道。」像這樣的描寫，與其說是由於作者的說明，毋寧說是由於那人物的動作和語言而自然記下了的印象。

像這樣，一方面在民衆間同樣的一般無學的人，從別人聽到人們所講的故事，在茶館和谷村的廠亮街裏而講故事中也就起始發生了小說的時候，很有趣的在做天子的皇帝中，也幾乎同樣的以無教養的形式而起始發生小說。以往中國舊有習慣，是天子特別在有外國的王朝時，雇傭了稱爲「天子之耳」的這種人。這種人的唯一任務，就是混進到都市和村落的各街上人羣中，或者坐在茶館等地方的人羣裏，穿着普通的衣服而隱其身分，去傾聽人們所說的話。不待說，其本來的目的，是天子在草民間察其不平，又特別是聽民衆的不平是否能起叛亂，因爲任何王朝都是由於這種叛亂而亡的，所以要考察這一點的。

然而所謂天子也都是普通的人，又不能常是有教養的學者；並且「天子之耳」們，得以聽到所有各種想不到的有趣話，又知道天子們聽這種話比政治的話還感興趣。因此申陳其報告的時候，都喜歡說天子所喜聽的事以取悅。天子們和所有人們的生活隔離很遠，關閉在「禁苑」裏，是很喜聽這種事的。因之「天子之耳」們，就把自由在平民所流行而想不到的有趣事，就說給天子聽。並且以後爲記住自己所聽到的事，就把它記下了。這天子和人民之間的使者，把一方的話傳到另一方，而把另一方的話又給傳過去的也是無疑問的；也就是向民衆述說天子的話，天子所言所行也都說給他們聽。這種事都完全是中國人們所喜歡的，中國的民衆是非常民主主義的，聽了這種話，知道了天子也是和自己一樣平凡的凡人，天子之也有操心的事，自己也就很喜歡，像這樣的，將來持有很大勢力的小說起源：在這兒也起始了。然而專門的文學家却永遠不承認其存在權的。

像這樣，從這粗末零散的起源而中國小說起始。常常用俗語寫，其取材也都是人人認爲有趣的事。勿論是在傳說，在神話，在戀愛事件，在強盜事件，在戰爭事件，都完全要是人所經驗的事，不問貴賤不問什麼事，都取爲材料的。

並且中國的小說，不像西洋那樣由少數的偉大人所創造的。在中國最重要的是小說而不是小說家。在中國沒有笛福，沒有迭更生，沒有哈代也沒有奧斯丁；同樣的也沒巴爾扎克和福羅貝爾。然而不管怎樣，也寫出了不次于世界任何國小說的那樣小說；也有令人想到偉大的文學家生在中國而可以能寫出的那樣的小說。

現在中國的近代文學家們想努力發見，可是已竟晚了幾世紀了。所謂近二十五年來的人，在西洋受教育的批評家，將本國所輕視的小說，也開始提出了，然而發見不出寫這些小說的作者。究竟是否一個人寫的水滸傳呢？或者是在種種時代，由於各種人的思考而附筆深加整理，而發展到現今的形式呢？這到現在還是不可解的事。那些人已不在世上了；這些人們生活在自己的時代，寫記當時的所見所聞；關於自己本身的事，一點兒也沒記留下。紅樓夢的作者是出在最後代的人，在其書內曾說出像下面的話「不需要知道漢和唐代的事，僅僅說我的時代的事也就很重要了。」

此輩的作者是述說自己時代的事，並且自己却渡活在幸福的蔭影裏。他們也沒讀過對於自己小說的評論；也不希望達到像學者那樣吸高而稀薄的空氣以爲生；也不想像學者們創造偉大作品的那種要素。他們僅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願意寫就怎樣寫，有時候不知不覺寫的很好，又有時候不知不覺寫的很壞。他們和生前一樣不惹人注意的幸福死去，現在完全消失，中國的學者縱然懷念，却亦不能再從那幸福的蔭處把他扯出來；然而他們所做的事還遺留在其死後。因爲在中國把偉大小說的生生保存，是民衆，是無學的民衆；與其說把小說由手傳給手的那樣民衆，毋寧說是很多的由口而傳給口的那種民衆。

在水滸傳最後版的序言上，和創作水滸傳有很大關係的施耐庵，曾像下面的說：「我說話希望每個人都容易瞭解。不管讀者是好人壞人，是有學問是沒學問的人，都可以瞭解這本書。這本書是好是壞，或者對於誰能否迷惑，都不重要的事。——唉，我是不能不死的；我死後人們讀我的書有什麼感想，當然是不能知道。第一，我本身枉生於世，這本書爲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到那時候是否可讀這本書幾乎亦不可知，那麼我又安用眷念呢？」（譯者按此文與原序稍有出入，意思不失。）

很奇怪的，是在學者中，也有羨慕這無名作者的自由，或者自己有不能對別人說的那種個人的悲哀，或者爲求一振

自己等創造藝術衰退的這種理由，而僞其姓名不像是有名人的那樣發表小說。在做那種事的時候，學者們亦拋棄了文學而像普通小說家一樣的用隨便自然的寫法。因為相信小說家們是不能意識於技術的。所謂小說家們，必須隨其材料而應合其材料的那樣去寫。若是有位小說家是其獨特的文體和技術而成名時，則因為受限制，雖是好小說家，歸終也就墮為文學的技術家了。

所謂好小說家，照我在中國所學的，勿論安排什麼都不是取自然的，必須把通過自己所流出來的題材完全驅出，使其有柔軟性變化性。在小說家所有的義務，是生命通過他們的時候，經篩選出，由於時，地，和事件等無數的斷片中，可以看出那固有的秩序和律動的形式。我們由於讀那本書而想知道是誰寫的事，是決定不可能的。因為有的小說家的文體成為固定東西的時候，那文體已竟對於小說家成爲一種枷鎖。中國的小說家，其時時所選的題材要相合，正像音樂要合于題材那樣的變其作法。

這些中國小說，從西洋的標準看，不能說是完全；這些小說永久不是有始有終的計劃，並且不能永久是緊奏的。這正像雖設計了這人生而亦不能緊張的一樣。此等小說往往太長；事件太多，人物也太多。若從題材方面說，是事實和創造的事相混合；要從其手法方面說是虛構和寫實主義相混合的。因此，在這世上不應有的那魔法和夢的事件，也詳細的貫串在一起，像事實的那樣確切描寫，雖然以爲在理性上是沒有的那種事，而亦至於令人相信。最初的小說以傳說爲多，可是。這是因爲當時人們是在傳說的想法和空想的；然而沒讀過這些小說的人，是理解不出現在中國的思想。因爲是小說形成了今日的思想。中國的外交官和西洋的學者，雖然說是沒那種事而叫我們相信，但是在中國的傳說，依然是存續的。喬治·勒斯爾曾寫過關於想不到和中國人相似的那愛爾蘭人思想的那種思想，而依然是中國本質的思想。就是「…………在其傳說的想像力上，有什麼都相信的心。其心能創造有銀帆柱的黃金舟；又可以創作在海岸上的白都，並和可褒美的妖精。若是這廣泛的傳說的心，要傾向到政治上，也是一樣的，對於什麼事也要相信了。」

從這傳說的心而使故事長化，問因生活的豐富，而中國小說也像文字那樣的成長；因爲這小說隨着成長而變化了。在中國偉大的小說裏，未能把一位作者的姓名明顯的冠上，也是因爲不是一個人寫成的。最初是單純的故事，在長時間

受水滸傳影響之清人俠義小說

劉雁聲

在講史以皇帝爲正統的小說傳流派別之下，居然有人顧及草澤英雄，爲這一百八人個個作傳，個個作一番不同而縝密的描寫，成了一部不朽的「水滸傳」，可以說施耐庵是獨具隻眼了。這如同說評書，大家都注意到東漢三國演義，以及大明英烈等等刀槍架式的小說，忽然聽到西遊包公案濟公傳一類靈怪神奇的小說，覺得有不同的印象，而能一新頭腦。

「水滸傳」，是元明小說中四大奇書之一。（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金瓶梅。）胡應麟「筆叢」裡，說耐庵「嘗入市肆抽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這話雖不足信，但是施耐庵因見史傳宋江其人，能夠爲之演成此書，當然較之尊一統王化的明余邵魚異齋「列國志傳」，羅貫中「三國志演義」，明無名氏「隋唐演義」，以及「說唐」前後傳高出數倍了。

「宋江」見宋史，本是淮南盜，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招

降。宋史三百五十一「侯蒙傳」裡又說「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不若宋江，使討方臘以自贖」，洪邁的「夷堅乙志」却說「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卒。……其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深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這是宋江整個兒的出身與結果的根據。施耐庵却鋪張揚厲撰成這一大部小說。其中如快活林，鴛鴦樓，無爲軍，三打祝家莊，智劫生辰綱，賺玄黃巾掛等故事，粗粗一舉，就可見其故事舖叙的有多麼生動？而對於這一百八人，又是何等的厚待，個個描寫出一個天性來。這部水滸出現以後，把當時的社會，就影響的了不得。一些草澤英雄都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後來就轉變到努力效忠於國家。風氣所播，除去明代另爲擬宋人話本的勢力所佔據以外，直到清代，無形中產生了不少有力的俠義小說。

明代的小說勢力，除去擬宋人話本以外，只是爲神魔

變怪的小說勢力所包圍。因此便產生了吳承恩的「西遊記」，與某人的「封神榜」，以及「四遊記」等。中間還夾着產生了一部偉大的人情小說，就是「金瓶梅」。所以俠義一派，無由復興。而且講史之風，到明代是很濃厚的，生把俠義小說給推在後邊，到了清代，才伸出頭來。

俠義小說的來源，是受了水滸傳的大影響。然而俠義小說的風氣，却發明甚早。唐人小說中的「謝小娥傳」，「紅線傳」，「崑崙奴傳」，「聶隱娘傳」，「虬髯客傳」，這都是豪俠一類的，不過唐人小說裡的豪俠意味，沒有「說公案」的儀式，並非一種「話本」的作品。（可是從元微之寄白樂天的詩裡「翰墨題名畫，光陰聽話移」。

自註云：「樂天每與余同遊，常題名於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巳」，又發覺一枝花是李娃的別號，作「李娃傳」的白行簡，是白樂天的姪兒，是否白行簡作李娃傳，是供給顧復本去說的，可又是顧復本因為當時有了白行簡的「李娃傳」，才拿來做說書的根據？）換而言之，這些帶俠義性的作品中，很少是連貫描寫一段民間疾苦，受了罪，多少年，被一位俠客給援助過來的。都是努力描寫一個段落中的經過。假使把「謝小娥」一段故事，加入後來任何俠義小說，也是無上的妙品。所以凌濛初的「拍案

驚奇」中，把這段採為話本，也就是這個意思。

俠義小說自唐人小說中有了這樣的一點不形，又受了「水滸傳」的極大的震蕩，所以才到了清代有了現傳的變化。

水滸傳裡有好些地方，很像現傳俠義小說中的描寫，如：「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小霸王醉入銷金帳」（這類故事，在彭公案中歐陽德曾學做過這樣的事。）「吳用智取生辰綱」，這與三俠五義中的「盜花盆」相似。「景陽崗武松打虎」，小五義中徐良在青石梁打虎一幕，的確是受了水滸的影響。「張都監血濺鴛鴦樓」，與兒女英雄傳中十三妹能仁寺殲凶僧一幕，有前後輝映的奇彩。水滸傳裡的社會描寫，的確是示人一種俠義英雄蹶起的機會。戴宗與楊林往荊州請公孫勝，路遇楊雄石秀之結合，這節文字，真是直啓後人俠義描寫的途徑。

清人的俠義小說的產生，是受了水滸傳的影響，這是已經知道的了，我們現在正式去看清人俠義小說。

清人的俠義小說，著名而通俗的，大家都知道要屬石玉崑的「忠烈俠義傳」了。可是描寫上最好，而稍微還存一點，「話本」的意味的，要屬「兒女英雄傳」了。

「兒女英雄傳」，題「燕北閒人」著，全書就現存的

四十回，看起來可以分爲兩大部份，前部是記敘俠義的事蹟，後半部是記敘兒女家庭中的瑣事。就文字看來，後半部沒有前半部寫得生動，而以事蹟來看，後半部也沒有前半部有價值，後半部是學曹雪芹的人情描寫，而未達妙境，反而現出一團腐氣。

前半部描寫十三妹在悅來店的因提石，盤問相囑，以及安公子誤信人言，走入邪途。只悅來店一段的社會情況描寫，已與後半部的描寫，判若兩人。後來冷月凶僧，孤寺殲寇，筆墨的生動，無以復加。但是不知燕北閒人何苦要糟踏一個俠義女子，固然當時的小說風氣，是受了佳人才子派的薰陶，安心要將一位生龍活虎的十三妹，給收服得在所謂「安樂窩」裡。委曲求全的符合了「雙鳳村」的先兆。所以才變成兒女英雄傳後半部的腐醜。這與水滸傳自七十一回以後的文字，漸漸比以前不同了樣子，是一樣的。

「兒女英雄傳」的勢力，雖不比「忠烈俠義傳」來得大，可是流傳於民間的年代，却由開始至現在，一直的不衰。一些豪門大戶，有的官眷內闈，却很歡喜聽兒女英雄

論

傳。不過「說書人」到了現在，除去說「三國」，說「西遊」，說「包公案」，說「隋唐」，說「聊齋」，說「兒

女英雄傳」，却很少。然而就文字與價值來說，他却是一部首部代表俠義小說的，而且「牯牛山」的「海馬周三」的勢派，以及被十三妹收服，整個兒是水滸傳的筆墨。

以下我們談「忠烈俠義傳」。

「忠烈俠義傳」，的作者是石玉崑，石玉崑本爲說書人，他的這一部忠烈俠義傳影響之大，至今未退。雖然這部書裡沒有什麼有關史乘的，但是却能深入民心，把社會間的細事，以及大眾希望的心理露骨的描寫出來，好像實有其事似的，結果是被一位說客仗義相救。「中國小說史略」所謂「敘勇俠之士，遊行村市，安良除暴，爲國立功」。這等地方與水滸傳裡的小地方，均有相似之處。前邊所引的水滸傳中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一節，即充分是俠的表現「而與忠烈俠義傳」中不少的地方相同。

不過水滸傳中是以宋江爲實的方面之主，以道君皇帝爲虛的方面之主。忠烈俠義傳中却是由「包龍圖」爲實的方面之主，而又生出不少虛的方面的主人，如顏查敏，倪繼祖，范仲禹，以及老一輩的英雄，這都是。所以又有「說公案」的方式。

忠烈俠義傳中的事蹟描寫，在所謂行俠作義之範圍中，其所敘述的頗多耐人尋味的。即如愈樾序「七俠五義」

裡說：「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尤曲中筋節，正爲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間中着色「精神百倍」。這的確是給忠烈俠義傳的描寫，下一斷語。

「中國小說史略」也有這樣的話。如：「三俠五義爲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餘韻，然亦僅其外貌，而非精神」。所謂「僅其外貌，而非精神」的意思，那就是所謂受了水滸傳的影響而變化了。

忠烈俠義傳是總名。今分之爲「大五義」，也叫做三俠五義。俞樾改稱七俠五義，第二爲「小五義」，第三爲「續小五義」。這三個段落，是守定了一個系統下來的。儼然是父子相襲的意思，一直到了「續小五義」完，「襄陽王」甯夏國造反被執，一氣而亡。總看這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是寫包公直系的事蹟，如「狸貓換太子」，定御刑，「五鼠出世」，「拿花蝴蝶」，「拿馬剛」，「拿馬強」，「智化盜冠」，「小俠艾虎」的「挑簾紅」。

第二段落是寫小俠與前輩英雄創蕩江湖的事蹟，而以「襄陽王造反」証實，「探銅網陣」，「冲霄樓」，「白玉堂輕敵」被害等爲線索。

第三段落寫的是「襄陽王逃」，「君山歸順」，「拿

白菊花」，「南陽府破藏珍樓」，一直到「甯夏國造反，羣雄大會陷空島」爲止。

綜計全書受水滸傳的影響過深，雖有包公領導大眾，但是並不多寫「公案」，只是寫「公案」的外表而已。有這樣的一部書，焉能不深入民間？可見水滸傳的力量有多大：（明人另有「包公案」一書，則與此不同，文意並拙。

在忠烈俠義傳同時出現的，有「施公案」，「彭公案」，「永慶昇平等書」。前兩種，是由俠義方面漸次轉入公案方面，後一種，却完全是「刀槍架兒」。

「施公案」一名「百斷奇觀」一名「施公清傳」是純粹「說公案」的，開首即演施仕論初任江都縣，如何拿「兇僧九黃」，「惡尼七珠」。在拿獲了「蓮花院」十二名大盜以後，黃天霸才出世，本爲刺殺施公，被施公善言相勸，黃天霸才歸順施公。開頭即表現不十分大方的樣子。後來黃天霸歸順後，施公替他改了名字，叫做「施忠」，這一舉，更顯得十分拙劣。

「施公案」中，是以「斷案」爲中心的。在一案未斷清以前，生出許多曲折，清官遇難，俠客們出來爲之相救。永遠以施公中心轉移，衆俠客追隨左右，有永遠在傍邊

的，有臨時來幫忙的，其用意已然不如忠烈俠義傳的輕鬆。

後來又有「彭公案」，題為「貪夢道人」作，也是如「施公案」似的，以彭公為「書胆」，離奇案件，多少英雄，蜂湧而起。彭公案中至「八太保鬧連環」，那算是極盛。可是其意味去水滸傳影響就遠了。

施彭兩公案的目的，是一種平凡的「說書」，加以俠客的穿插，遂成了一部婉美忠烈俠義傳的著作。可是其內容，就不覺遠遠不止一籌了。然而還可以勉強算做水滸傳影響所及的一種變化。以下還有流行的一種。就是「永慶昇平」了。

「永慶昇平」，是潞河孫廣瑞錄哈輔源的演說而成的。雖以是包含俠義的滋味，不過所叙已然又入「講史」的範圍以內，而是一種俚俗傳說的彙集，所受的水滸傳的影響，算是極淺了。可是另據張廣瑞序永慶昇平裡說：「余少游四海，常聽評詞演永慶昇平一書，……國初以來，有此實事流傳。咸豐年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今古之人，嘗演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傳流入世，余長聽哈輔源先生演說，熟記在心，閒暇之時，錄成四卷。」據此又可知道永慶昇平一書，是當時說書裏受歡迎的了。其中稍存水

滸餘韻者，也只是馬成龍的俠心義胆，與馬夢太是「回教正」的弟子，慣於行俠做義而已。

此外還有不少類似俠義的小說，如「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十八俠」，「劉公案」，「李公案」，這都是因為施彭兩公案而出現的，前者，又是因為忠烈義傳而出現的，然而自檢以下，都不足數了。

水滸傳是四大奇書之一，已如前述。四大奇書中其他三部，——三國演義，金瓶梅，西遊記，都沒有像水滸傳的影響這樣大的。雖然三國故事，也是深入民間，然而沒有擬作，也沒有影響到以後若干年而改變時代作品。三部中除去金瓶梅以外，三國西遊，無非只加重民間的傳說而已。

受水滸傳的影響的清人俠義小說，略略談了一下。但是這種俠義小說，除去上面所舉的幾種以外，那些「續書」，「簡直的不堪入目，無非書賈藉此漁利罷了。

晦明

朱炳蓀著

現已出版

定價七角

代售處 東安市場

佩文齋

所謂五帝

李泰棻

三代以前古帝王之名與史事，相傳至鮮。至春秋而有堯舜，至戰國始愈傳愈衆。自卜辭發見於河南殷虛，而殷代先公先王中忽有「啓」「舜」之名。今先詮釋於前，而更述五帝三皇出現之系統於後。

甲：卜辭所見之古帝王名，王國維古史新證考云：「夔即啓。其說謂：

「貞夔于」(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十八葉)

「貞于」(同上)

「貞于」(同上卷七第二十葉)

「貞于」(羅氏拓本)

「貞于」(同上)

「貞于」(下闕同上)

「貞于」(後編卷上第十四葉)

案「夔」二形。象人首手足之形。說文夔部：夔，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從頁，巳，止，夂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之羞，作夔夔。克鼎：柔遠能扶之柔，作夔夔。番生敦作夔夔。而博古圖薛氏款識盛和鐘之柔變百邦：晉姜鼎之用康柔綏，懷遠柔邇，柔並作夔夔，皆是字也。夔，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假。此稱高祖夔，案卜辭惟王亥稱高祖王亥(後編卷上第二十二葉)，或高祖亥(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第一頁)，大乙稱高祖乙(後編上第三頁)，則夔必爲殷先祖之最顯赫者。以聲類求之，蓋即帝嚳也。帝嚳之名，已見逸書書序，自契自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史記殷本紀告作詒，索隱曰：一作佶。案史記三代世表，封禪書，

管子侈靡篇，皆以佶爲譽，僞孔傳亦云：契父帝譽，都毫，湯自商丘遷毫，故曰從先王居。若書序之說可信，則帝譽之名已見商初之書矣。諸書作譽，或佶者，與變字聲相近；其或作交者，則又變字之譌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曰：帝譽名交。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曰：帝譽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交，太平御覽八十引作遼，史記正義引作岌，遼爲異文。岌則訛字也。山海經屢稱帝俊（凡十二見），郭漢注於大荒西經，帝俊生后稷下云：俊宜爲譽，餘皆以爲帝舜之假借。然大荒東經曰：帝俊生仲容，南經曰帝俊生季釐，是即左氏傳之仲熊季狸，所謂高辛氏之才子也。海內經曰：帝俊有子八人，實始爲歌舞；即左氏傳所謂有才子八人也。大荒西經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傳記所云：帝譽始妃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擊者也。（案詩大雅生民疏引大戴禮帝繫篇曰，帝譽下妃規訾之女曰常儀，生擊，家語世本其文亦然。然今本大戴禮及藝文類聚十五，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五引世本，但云：次妃曰規訾氏，產帝擊。無曰常儀三字。以上文有郇氏之女曰姜嫄，有娥氏之女曰簡狄例之，當有曰常儀三字。）三占從二，知郭璞以帝俊爲帝舜，不如皇甫以交爲帝譽名之當矣。祭法：殷人禘，魯語作殷人禘，舜亦當作交，爲爲契父，爲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辭稱高祖夔，乃與王亥，大乙同稱，疑非譽不足以當之矣。（王氏手寫本

第二章

以王氏說，謂交爲譽；而另有主張譽交爲舜者，其說如左：A. 郭沫若說：「 𠄎 字，王國維初釋爲交，云：交者，帝譽之名。……後又改釋爲變，云：『予曩釋 𠄎 爲交，今案當是說文之變。說文夕部：變，貪獸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頁，己，止，入其手足。』」（別集補遺四十頁殷先公先王考附注）今案：當以釋變爲是，變音與譽音同部，故音變而爲帝譽若帝佶，變之古文與交字相近，故形誤而爲交若遼，更演化而爲帝俊若帝舜。由此等文字上及傳說上之演變。帝俊與帝譽固是一人；即帝舜與帝譽亦同是一人也。魯語云：禘舜，祭法云：禘舜，正舜譽一人之證。韋昭云字誤者，非也。楚辭天問篇叙舜象事於夏後，於殷先公先王之前，亦表明帝舜之即帝譽。篇中舜譽同出者，蓋傳聞異辭，不則後人所改易也。王氏云：大荒經自有帝舜，不應前後互異。實則大荒經中，亦有帝譽，大荒南經云：「帝堯，帝譽，帝舜葬於岳山，與帝俊亦正前後互異。蓋山海經之輯錄者，本諸異辭之傳聞，誤以帝俊

，帝嚳，帝舜爲三人也。」（卜辭通纂考釋世系五六頁。）

B. 丁山說：「王國維以來，以𠄎爲嚳，不如郭璞說帝俊爲舜之長。禮記中庸：其斯以爲舜乎，鄭注：舜之爲言允也。（允本作充，從朱駿聲說考。）風俗通：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循道德，循堯緒也。說文雖不見舜字，舊說即舜字，未必是。」但從舜之聲義尋之，皆有馴順，遜順意，與俊字義極相近，頗疑舜字本作俊。山海經帝俊即舜之本名，洪範：俊民用章，史記宋世家引作峻，孟鼎銘：眈正厥民，秦公殷銘：眈寬在天。峻又以眈爲之，是峻從參聲，即從允聲，允，說文作己儿云信也。從儿，己兒聲，參，說文作𠄎云：行交參也。從夕，允聲。證之卜辭，則己儿近於𠄎，𠄎又近於𠄎，由王國維初釋𠄎爲交論之，則郭沫若謂參即舜是也。」（由陳侯因齊鐘銘黃帝論五帝。）

C. 陳孟家說：「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者考證山海經之帝俊即帝嚳，其說確切無可易。然帝嚳帝俊亦即是舜。（一），大荒東經：帝俊生中容，郭注：俊，亦舜字，段借字也。案：參舜音近，故義亦相通。說文，推也。廣雅釋詁三：舜，推也。風俗通皇霸引書大傳：舜者，推也。中庸：其斯以爲舜乎，注：舜之言充也。朱駿聲謂：充乃允之誤。白虎通號：舜，猶舜舜也，言能推行堯道而行之。說文：交，行交交也，參參即舜舜。方言十二：逸，循也。風俗通皇霸：舜者，循也。（二），大荒南經：帝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帝俊姚姓，而舜亦姚姓。左傳昭八隱八引世本：帝舜姚姓。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及說文女部姚字注均略同。（三），海內經：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案義均于竹書作義鈞，舜子。海內經以均爲第二代，世次誤。（四），帝俊妻娥皇，而帝王世紀：有虞氏有二妃，元妃娥皇。竹書沈約注略同。（五），魯語：般人禘舜而祖契。祭法：般人禘舜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具舜則舉也。（六），商民族爲東夷之人，（見前著緒論。）而舜亦東夷之人也。（孟子離婁下史記五帝本紀引周處風土記同。）（七），商人有服象之事，而舜亦服象，其事詳下。（八），帝嚳子名商，而舜子名商均商，與商均皆封于商，其實一人，詳下。（九），五帝本紀：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亦見帝王世紀，及韓非難一。）歷山，今之濟南。而魯境窮桑爲古少皞所居。商人發源東北渤海灣，浮海至魯。又離婁下：舜生于諸馮，

遷于負夏。帝王世紀：負夏，衛地。（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同。）又風俗通山澤：謹案尙書，舜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十），陳爲舜後，而左昭十七傳：陳太暉之虛也。太暉，即帝嚳也。」（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陳氏亦主舜嚳爲一人。

以上三說，均以嚳即舜，舜即俊，俊即俊，雖其結論與王國維異。然其所徵引及證明之道路，均與王同，故此說仍源於王。愚綜合以上四氏之說，而爲簡明之結論如下：「 𠄎 多即舜，舜即舜，亦即舜，故可謂 多 即舜。」至於嚳，則別有其人，見於卜辭，愚從丁山說。丁氏云：「卜辭數見 𠄎 字，云：

癸酉卜貞，亦于 𠄎 ，三小牢，卯三牢。（前編卷七第二十葉）

丙子卜貞，酒 𠄎 ，三小牢，卯三牢。（同上版）

甲子卜，咎貞，之于 𠄎 。（鐵雲藏龜二三四葉）

辛亥卜，又覓于 𠄎 。（鐵雲藏龜二三四葉）

貞辛年于 𠄎 。（前編卷一第五一葉）

𠄎 字，孫詒讓契文舉例釋岳云：「說文山部：嶽，古文作 𠄎 ，象高形。此上從 𠄎 ，即象高形，下從 𠄎 ，即象形山字。」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則疑爲羔字，而 𠄎 之變也，有作 𠄎 （前編卷六第四九葉）者，有作 𠄎 （前編卷六第六七葉）者。以牛本從牛，卜辭或易以羊例，則 𠄎 與 𠄎 形既相近，亦可讀爲告。告，羔一聲之轉。告，岳古音同部，以聲音論之，岳，羔固皆可轉爲告，則 𠄎 可讀告。謂卜辭覓於告，辛年於告。告即帝嚳，亦即帝嚳，可無疑也。……告，嚳爲父，亦可於卜辭徵之：

庚午覓於 𠄎 ，有從，才雨。（後編上第二十二葉）

壬申貞，辛年於 𠄎 。（同上版）

庚日覓 𠄎 。壬日辛 𠄎 ，先父後子，嚳爲嚳子，見於同一卜骨之上，消極的，可證嚳一絕非一人；積極的，則可證 𠄎 即帝嚳，王國維以來，以 多 爲嚳，不如郭璞說帝俊爲舜之長。」（由陳侯因齊鐘銘黃帝論五帝。）正以

此也，依了說，卜辭有「𤞡」，為舜之父，王國維以來證明之爲「舜」，乃舜之子，皆殷之先公先王。是五帝之名，見於卜辭者二。但卜辭僅明其爲先公先王，而各家證明資料，亦皆戰國以後之著作，故三皇五帝之出見，仍不替東周以後，以無上引諸書，則雖見於卜辭，根本無法證識也。且「𤞡」「王亥」等，亦有認爲天神者，陳夢家云：

「經傳祭天之亥或曰崇。說文：燒柴，焚燎，以祭天神。爾雅釋天。祭天曰燔崇。舜典：至于岱宗，崇，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崇。或曰：橫，說文：橫，積木燎之也。從木，從火，西聲。詩：薪之橫之。周禮：以橫燎祀司中司命，風俗通義祀典篇：橫者積薪燎崇也。案橫，從木，從火，即燹之古文，西聲。或曰燔，說文：燔，熟也。燹，崇，橫，燔，名異而實同。其所祭者，皆天神及一切自然物。周官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橫燎祀司中司命。應劭曰：禋之言煙也，（周官鄭注）凡昊天星辰風雨，皆以實柴祀之，故實柴者，上古之自然崇拜是也。卜辭中之燹祭，皆用于天帝及一切有勢之自然權力，與經傳略同。殷之先公用燹祭者，十九爲第一系之神話人物，其名多象人形，其事無可考，故此一段歷史，直認爲神話，此一系人物直認爲殷之天帝，亦無不可也。……今取卜辭用燹祭者比較觀之，則燹，亥與河嶽並立，河嶽非人，燹，亥亦不必實有其人也。」（古文中之商周祭祀。）

陳說雖非絕對可信，然其理由至充。故依陳說，則燹舜等，即爲殷代理想之天神亦未可知。故此等帝王之名事，仍當求諸戰國以後也。（春秋即有一二，亦極少數。）

乙：載籍所見之帝王系統 論語所見之堯舜，已見前章第三節。（論語輯者無論爲誰，但係孔子之言，故仍爲春秋時代之傳說。）此外見於墨子者：（墨子亦有後人加入篇章，此外引者時代較早。）（一）如「堯舉舜於服澤之陽。」（尚賢上）「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瀨，漁於雷澤，販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尚賢下）「昔者三苗大亂，……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以征有苗。」（非攻下）「若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昔者禹，稷，皋陶是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惟假于民。」（尙賢中）（本文所引墨子文字，多從各家校改，爲行文便利不贅註矣。）按此較之論語多一高陽，而認稷，皋陶，與禹同爲三后，是稷與皋陶，亦古帝王矣。至於孟子，復加神農，（二）（孟子有：有爲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等語。）而陳侯因齊鐘又有黃帝。（見前章第四節引）見於莊子者更大增加，除前章第一節所引不計外；（因本文未明言究爲古帝王否，註始言之故可不計。）其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犧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漫淳散朴。……然後民始惑亂。」此又於神農黃帝之前更加燧人伏犧。迄於管子封禪（管子雖春秋時人，然其所謂管子一書，則戰國至漢時齊人所雜湊附益者，至早，亦戰國末際之說也。說後詳本書茲先略。）列舉：「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封禪篇原文。）再於黃帝之前加炎帝，慮羲之前加無懷氏。故至戰國之末，黃帝以上已有炎帝神農慮羲（即伏羲庖羲）燧人無懷氏五代。然此五代既非見於一書，又非造於有意，故互不相傳，未編系統。若夫五帝三皇之說，則仍起於鄒衍以後，五行學派之排比。欲明其源，當自鄒衍述起。史記稱衍學說，一則曰：「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茲世盛衰，因載其濼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可見衍時學者公認，最古帝王不過黃帝。故鄒衍推至天地未生，亦僅能自黃帝起。再則曰：「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至於五德轉移，究爲何代，鄒未明言；但呂氏春秋及封禪書則說明其爲黃帝夏商周四代。不過五德五行，須有五代始克配比，故復有五帝之說與此說相承者，則有下列各書。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此段恐係五行之說大興後所加入，故禮記祭法亦同。）呂氏春秋云：「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帝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帝堯立，乃命質爲樂，……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古樂篇）大戴禮記五帝德云：「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帝嚳，……玄囂之孫，蟠極之子也，曰高辛。帝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帝舜……蟠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史記五帝本紀略同。）而同

上帝繫篇所記世次亦同。是否翔實，姑不具論。但鄒衍以後五帝系統已成如左排列矣：（詳細世系見前章第四節之表）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至於呂氏春秋及封禪書在五帝說已興之後，仍持黃帝夏商周四代舊說者。蓋因五帝出於一家，時代不過九世；故將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併於黃帝一代，觀淮南齊俗訓列四代禮樂，不稱黃帝，而稱虞者，亦此故也。（所不同者，一則以最初黃帝概五世；一則以最末虞舜代五世耳。）五帝之說，在孟子時，似尚未成，故孟子但云：「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迄五帝之新系統已行，至荀子時，即稱道之。故荀子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泊平戰國之末，五帝之前又有三皇，呂氏春秋云：「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貴公篇）「夫取于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用衆篇）「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孝行覽）由前所述黃帝之前，已有炎帝，神農，虛羲，燧人，無懷氏五帝。此所謂三皇，究以何人入選，呂氏春秋並未明言。迄秦政削平六國獨有天下，（距呂氏春秋成書期不過二十年）命丞相御史議帝號，王綰等議云：「昔者五帝地方千里，……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是秦時關於古帝系統，則三王之前爲五帝，五帝之前爲三皇，而三皇之名，爲天皇，地皇，秦皇，雖在戰國已有炎帝至無懷氏之五帝，而綰等並不採用也。至於漢代淮南子書中，亦曾道及伏羲，神農，黃帝，（如主術訓覽冥訓，及椒真訓等。）然亦無三皇究爲何帝之說。故司馬遷作史記，對於三皇無法記載，仍依五帝德及帝繫之說，自黃帝起而作五帝本紀。以炎帝神農與黃帝有關，故於黃帝紀中連類叙及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又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又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至於伏羲氏，司馬遷於自序中曾有：「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之辭，但以與黃帝無關，故本紀中無法叙及。然伏羲既加入古史系統，故亦有稱

道之者。易繫辭傳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戰國策亦云：「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匡制禮。」（趙策二）是二書皆以五帝如左排列：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是較大戴禮記史記之系統又復不同：以黃帝列為第三，去顓頊帝嚳而加入伏羲神農。以易繫辭傳在經典中地位至高，故經學家多尊此說；以史記五帝紀，在史學中地位稱首，故史學家多尊前說。但前說與鄒衍時合，發表於戰國，可謂「前期五帝」說；此說發表於秦漢，可謂「後期五帝」說。吾輩作史，在時間上應採前期，在事實上應尊史記。故以下各節，將分述黃帝至舜之史蹟。然僅可作戰國以來學者之古史觀，（春秋資料至少）絕非信史，故云「所謂五帝」也。（三）茲附各書對於古帝王名之一覽於左：

書名	不表明系統者	五帝	三皇	備考
卜辭	嚳舜			凡各書篇名均見於本節文內。故此但。註書名不。註篇名。獨禮記月令。註篇名。者，因本。文未引。且與祭法。不同。恐易。混亂。至。白虎通禮。含文嘉春。秋運斗樞。或與史。
陳侯因齊錄	黃帝			
論語	堯舜			
墨子	堯舜高陽			
孟子	堯舜神農			
莊子	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			
管子	無懷氏慮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國語	炎帝	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大戴禮	赤帝	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呂氏春秋	神農炎帝	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三皇	
王籍等奏			天皇地皇泰皇	



註一：墨子書中各篇著作時代後當詳於本書。此處可參觀童書業五行說起源的討論，即知愚引之理由。
 註二：呂氏春秋亦於黃帝之前更加神農，參觀情類，必已，離俗覽，上德及尊師諸篇，即可知矣。
 註三：五帝以前之各帝神話尚多，可參觀林春溥開闢傳疑。竹柏山房叢書之。

淮南子	炎帝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史記	無懷氏伏羲神農炎帝	皇帝顓頊黃帝堯舜	
易繫辭傳		包羲神農黃帝堯舜	
國策		宓羲神農黃帝堯舜	
禮記月令		太暉皇帝炎帝少暉顓頊	
白虎通		皇帝顓頊帝堯堯舜	伏羲神農燧人
禮含文嘉			慮戲神農燧人
春秋運斗樞			伏羲女媧神農
三皇本紀			天皇地皇人皇

記系統相
 同，或係
 緯書，故
 皆未曾徵
 引。至三
 皇本紀則
 更較後引
 之，無徵引
 之價值，
 表添數格
 固無關係
 也。

梁任公先生朱舜水年譜補正

梁繩禕

一

朱舜水先生年譜見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九十七，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中華書局版。舜水以一介諸生，丁明清鼎革之交，崎嶇橫海，雖志在恢復，而未有鉛刀一割之效。既乃避地海外，受日本水戶藩之尊禮，裁成徒衆，影響聲施，數百年不衰。任公先生僑寓東瀛，習聞其事。其「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等篇，以與亭林梨洲並稱。其「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亦以朱舜水遺集與王艮李璫之書共舉。且謂「舜水爲日本文化之開闢人，「唯一之國學輸出者。讀之可見其人格」。所以闡揚推許者甚至。又於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姚名達編）第五章年譜項有云：

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譜，把舜水交往的人都記得很詳細。那些人名日本人固然聽得爛熟，中國人看來，都很面生。朱舜水與日本近代文化，極有關係。當時即已造就人才不少。我們要了解他影響之偉大，須看他的朋友和弟子，跟着他活動的情形。雖然這些人史料很

缺乏，但我仍想努力搜求，預備爲他們做些小傳。像朱舜水一類的人，專以造就人才爲目的，雖所造就的是外國人，但與我們仍有相當的關係。在他的年譜，附載當時的人，當然愈詳愈好。

又云：

我做朱舜水年譜，在他死後還記了若干條，那是萬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遺臣，一心想驅逐滿清。後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說過，滿人不出關，他的靈柩不願回中國。他自己做了耐久不壞的靈柩，預備將來可以搬回中國。果然那靈柩的生命比滿清還長，至今尙在日本。假使我們要去搬回來，也算償了他的志願哩。我因爲這一點，所以在年譜後記了太平天國的起滅，及辛亥革命，清室遜位。直到了滿清覆亡，朱舜水的志願纔算償了。假如這年譜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此類年譜沒有譜後，是不能成佳作的。

舉此篇以爲著述年譜之示範，其重其人慎其事如此。且定

稿於晚年，則殆非不經意之作矣。然其中實有疏失，不能踐其所言者，或注以待考，而不難知其原委者。蓋先生之學，造詣博大，政談分其晷，事功奪其業。晚歲欲從容著述，而復迫於年事。遺書中或綱舉目張，而未及殺青，或斐然成篇，而有待矜練。先生有趙翼錢大昕之精勤，而無其環境與壽考，乃一己之不幸，亦中國史學界之不幸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序云：「吾之此書，非敢有以與人也，將以取諸人而已。願讀者鑒茲微尚，痛予別裁，或糾其大端之謬，或繩其小節之疏，或著論箴駁，或通函誨責，俾得自知其失而自改之，由稿本蛻變以成定本，則片言之錫，實吾師也」。其虛懷若谷也如此。則補正本篇之缺失，或亦作者之志歟。

二

原譜詳於紀行，而略於記學，殆以舜水倡導身教，排斥講學之故。然舜水瞻顧却慮，屢徵不起，光復之事功，既無足言。離棄鄉國，為賓師於異域，其可以自見者，獨其言論文章而已。苟略其學說思想，非惟無由表現其全面目，並其影響於異國者，亦復迷離抹糊，不易說明。尊王賤霸，重禮尚實，為舜水施教之要義。前者演為大日本史之義法，成爲水戶學之主要思想，以開尊王倒幕，明治維

新之局。後藤新平之朱舜水全集序言之詳矣。年譜引舜水著述頗多，然寬文十年（一六七〇）之楠公父子訣別圖讀，即後刊爲湊川碑者，爲日本教忠之主要資料，迄今學校教科書仍引用之，幾於家弦戶誦，而譜中未及，殊不可解。重禮尚實之教，蒸爲日本國民風尚，現於明治後之教育勅語。矯朱陸之空虛，開禮樂之本意，乃舜水思想之精華，而譜中亦未能特爲揭出。使讀者不能無無探驢失珠之感焉。

譜中記與舜水關係人物，多詳略失宜。如安積覺乃舜水第一高足，自十餘齡從舜水於江戶，親授句讀，督勵異於他兒。其後仕水戶藩爲彰考館修史總裁，大日本史之發凡起例，多出其手。其人博識能文章，交遊遍國中，且健康壽考，多所著述。地位，影響，學植，視安東守約均爲過之。然譜中獨詳安東之事，於安積則僅以引所撰行實及其姓字。其餘弟子如栗山潛鋒爲水戶儒官中最見信於光國，獻替亦多者，則未見其名。木下貞幹爲一時大儒，與村庸禮爲金澤藩家老，均禮重舜水，多所商榷。譜中一無措意，而乃欲考學識平庸之長崎完翁（二十三頁），詳記避難偶遇之皓臺寺僧月舟（三十八頁），皆不免輕重倒置。又記源光國安東守約之事詳矣；然於安東學行之成就，及

任續著述，子嗣傳人，光國秉政之主要措施，及水戶學派在日本學術史政治上之特色地位影響，均付闕如。則亦無由窺舜水貢獻之大，而讀後記舜水卒後一百八十五年德川慶喜奉還大政，日本王政復古，讀者亦難知其與舜水有何關係矣。

譜中記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之生年，此其人皆生前死後，與舜水毫無關涉。其惟一關係為時代相近，均為遺老，（顏元且非遺老）而學術上各有貢獻耳。然類此者何止數人，且錄之何所取義？反之隱元木菴等名僧，與舜水渡日相為後先，開宗黃檗，隆興禪學；陳元贊與舜水同年至日，以公安派詩文振導一方；乃至藤原惺窩林道春肇興朱子學，為德川時代文教先河；其與舜水之學說言論，直接間接不能全無影響，而譜中則一未涉及，亦一疏也。

譜後原擬記入太平天國之起滅，但定本無之，殆亦以其反清排滿，與舜水無關耳。陽九述略等文，於晚清留東人士之言革命者，自有相當影響。章炳麟且曾舉以證滿清之罪惡。然譜中未考其流傳，而惟記舜水卒後二百二十九年清室遜位，則亦不免於突兀。有清亡後，浙人湯壽潛等於杭州立舜水學社，請於議會為建專祠，不可，乃與路董會諸君自為祠於清泰門側。欲為歸骨，不成，而使馬浮重

訂，其遺著為二十五卷，刊於中土。又日本於明治四十五年（民元）為開三百五十年紀念會，刊行紀念刊。此皆譜後所應記者，而亦略之何耶？

譜中引用原集，不記版本。就頁數核之，所據皆為湯壽潛刊馬浮編之鉛印舜水遺書本（民國二年八月刊十二冊）。案馬浮本體例形式，雖較整潔，而所據則不出稻葉岩吉之朱舜水全集外（明治四十五年刊），且有所省略。其所謂「正其謬舛，使就紀理」者，乃以意為之，非有他本可據也。稻葉本舛誤固多，而以史料之價值言之，視馬浮本為勝，不知何以捨彼取此？聞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安積覺手澤正德（一七一五康熙五十四年）刊舜水集，而加賀侯藏源剛伯編朱徵召集亦在人間。其他墨蹟鈔本，日本往往有之。作者於其著述之流傳，未事考索，僅據最晚出之中國刊本，則亦未審也。

三

以上所舉似為大端之失，至小節之疏，略述一二如下：
年譜頁三十七云：

啓超又案，前書中有「姦人讒賊，種種煩言」等語，蓋當時一事實。與安東守約書（卷九葉七）云：「又

夫但不媿於天地，不媿於衾影而已，不必求調於衆口也。如不佞與頤川齟齬，繁言沸騰，如琢與江口撫拾莫須有之疑，遂爲萋斐貝錦。如琢大肆蜚言，至今不佞必當落於污泥之中矣。何以水落石出，終不能加我

？緣我念頭不差，非彼所能污。」……所謂與頤川齟

齬者，其人或是陳元贊。集中有答陳一雜帖（卷十二

葉八，）其辭不惡爲嚴。元贊不知何許人，惟見日人

近著之世界史年表大書「明人陳元贊歸化」一條，想

是當時一小小要人，殆其人與先生臭味不合，而比之

者相與謠詠也。

案頤川居士爲陳入德，本杭州人。業醫居長崎，舜水曾寓其家，並晤獨立於其廬。安東守約文集中有陳氏碑銘，獨立跋舜水安南供役給事曾及其人，非陳元贊也。元贊字義都，號既白山人（一五八六一一六七一），明虎林人，舉進士不第，萬治二年（一六五九）因使事至日本，歸化不歸，仕尾張侯，以袁中節詩授僧元政，鼓吹性靈，有元元唱和集。善製陶，「元登燒」爲名古屋特產。以武術授福野七郎在衛門等，開日本柔道之祖。著有老子通考，長門國誌，升庵詩話等。其事見先哲叢談名人忌辰錄等書，而名古屋市史中考之尤詳。舜水與元贊言詩之主張雖不合，

而似無齟齬。其答陳元贊書（文集卷十）亦情理兼盡，非「其辭不惡而嚴」也。文集卷十二答野節書，亦有「明日走候陳元贊敝鄉親」之語，可見其有相當往來也。

年譜頁三十二云：

獨立蓋亦明之遺獻，先生後此尙常與通書，其姓名待考。

案獨立杭州人，姓戴名笠字曼公（一五九六一一六七二），能詩工篆隸，精岐黃，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渡日，後從隱元禪師削髮爲僧，曾爲舜水療疾。其醫術書法見重於日人，以痘科傳池田嵩山，以書法傳北島雪山及高玄岱，有天外老人集等著。（事詳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中，惟牽附著永陵傳信錄之吳江戴笠爲謬，余有「戴耘野與獨立」一文詳辨其事。）

年譜頁二十三云：

釋澄一亦中國遺民，遁跡空門者，先生七十歲時，尙有書與之，姓名待考。

案澄一杭州人，於承應二年（一六五三）渡日，元祿四年（一六九一）寂留日三十八載，住長崎興福寺。延寶五年（一六七七），曾歸國邀名僧心越與備東渡。以醫名，號慈濟軒，著慈濟軒方書六卷。其人與舜水同鄉，似自少爲

僧者。事見續日本高僧傳卷一，及皇國名醫傳。

年譜頁三十七云：

啓超案（伊藤）誠修爲人本末未詳。先生於當時日本士大夫皆取來者不拒態度，獨於此人絕之如此，其並，殆必有故。

案舜水於誠修並未始終絕之。文集馬本卷十二答安東守約書云：「伊藤誠修兄策問甚佳，較之舊年諸作，逐若天淵。儻由此而進之，竟成名筆，豈遜中國人才也。敬服敬服！……一兄作本不應批閱改竄，因賢契之言，逐不願僭越耳。至若門人之稱，恐非所宜。好爲人師，古今通痛。且恐世人未必復有安東省庵也。則誠修爲人，約略可見。舜水態度，仍是「來者不拒」矣。

三

舜水與王陽明同里，然怔相焰，鳴鶴相聞。其於陽明之學說爲人，作何觀感？黃梨洲後舜水十年而生，於餘姚，且均志在恢復，其學說性行之比較如何？章實齋謂浙東之學，自三袁之流，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又謂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與舜水之學，有無淵淵關係？舜水數至長崎，飄泊暹羅安南，其時中國東南沿海貿易交通之狀況如何？其初滄江戶，東武之學風人才如何？其

所以補編救弊者何在？譜中記其重王朝而輕延平（鄭成功），自爲事實；惟其觀察是否正確？集中於張蒼水（煌言）不無微詞，譜中刊落其文，不知爲爲賢者諱與？抑以其遠於事實，而近於書生之求全責備歟？凡此者皆注意舜水事實者，所欲知之問題也。然譜中或語焉不詳，或略未涉及，而全文已洋洋四五萬言，能無擇焉不精之譏歟？核著引據，自舜水遺書及其附錄外，漢籍不過數種，日人撰藉，殆皆開津。以著者之博雅，並久膺東土，而本篇之憑涉，乃如是貧乏，不能不爲之駭異矣。

倫敦之德語劇場

德澳合併後，流浪於倫敦之劇人，本年六月末特在倫敦開設了一個蘭特瓏小劇場，組織爲會員制，每人會費年納一先令，公演入場費自一先令二辨士起一先令八辨士止，極爲便宜，以德語出演各特名劇，該劇場之後援人爲名劇評家杜克斯及哥爾特；又如歐洲舞台名女優露惹斯萊娜，名集納主義者斯特等，亦皆爲該劇場之贊助人云。

錢玄同先生評傳

王森然

錢玄同先生原名夏，字仲季，號掇猷，玄同其別號也。

筆名管書「王敬軒」，「異」，「渾然」，「疑古」，浙

江吳興人。光緒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九月十二日，生

於江蘇蘇州，卒於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一月十

七日，享年五十二歲。曾肄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清國留

學生師範部」，歷任國立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兼研究所

國學門導師十年。（由民六至民十六）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國文系主任，兼教授十年（由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其

間兼任燕京大學教授三年，清華大學教授一年，北平大學

女子文理學院國文講師一月。（先生在師大與周豈明先生

交換鐘點）父諱振常，幼顯慧，喜駢儷，以文名於時，中

年擢進士，晚年湛深經學，精於考據，治小學，能究文字

之變遷，疑古先生之學，能從弘大處立脚，精微處着力，

固因其別具天才，其能合零為整，披沙揀金，歸納而系統

之者實由振常先生之已奠其基礎也。惟振常先生最不好名

，少年所作，均已焚毀，蓋世文章，所傳者少，良可惜哉

。振常先生官至禮部主事，晚年曾長紹興龍山書院，常州

樂儀書院。蔡子民（元培）先生即其在龍山書院時之高足

。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逝世。伯父振倫，亦喜駢

文，著有「示樸齋駢體文集」，與「皇清經解考証」并與

振常先生合著「樊南文集補編」行世。長兄錢恂，為清代

有名之外交人才，喜政治歷史及經世之學，少年英俊，富

於思想，在戊戌以前，即提倡政治革命，頗以康有為，梁

啟超之思想主張為是，在張之洞幕府最久，極著成績，香

濤督鄂學政，委為湖北留日學生監督，繼隨薛福成徐敬臣

等出洋，歷任駐俄使館參贊，駐荷蘭及義大利公使等職。

疑古先生，（東初）首讀說文部首，合四字為句，能背誦爛熟

，兼習反切四聲。九歲能解說文字義。東初先生受振常先

生之意，指示最適當之理解，使疑古先生以後無支離破碎

專已守殘之弊，其絕代音韻訓詁之偉業，即奠基於此。先

生每日由塾歸家時，振常先生必令其檢說文字解釋字義，

兼授史記文中之富於小說趣味者，以調濟之。先生求學興趣極濃。終年勤讀，習以爲常，不知新思潮爲何物。腦中擁清反康梁之觀念甚深。戊戌八月詔捕康梁，康梁於初六日出奔，振常先生乃於八月初九日歸道山，國家生此巨變，先生猶不深悉，家庭遭此大事，實爲晴天霹靂也。時先生年甫十二歲。

振常先生逝世後，先生寄居蘇州友人家，友多義和團擁清排外反康梁之思想，斯時中國提倡變法，制度文化，均有轉變，直至庚子（一九〇〇）中國史上又發生巨變，霹靂震驚，空前未有，先生因環境之關係，直若罔聞，毫無影響。讀畢經書，仍作八股文及試帖詩，準備應試。至辛丑（一九〇一）清廷改八股文試帖詩爲策論，先生又開始習作經義策論。時友家塾師馮汝濂先生，曾勸其讀新書，先生雖表面反對，內心漸漸搖動，致疑「恂兄在日維新，馮師又勸讀新書，兄師學識，乃皆不我若？抑新中別有道理耶？」先生十六歲壬寅（一九〇二）返故鄉應縣考。取錄後應府考。候主考竟半載未至。繼又遭母喪。乃返吳興，至李姓友人家寄居三年，思想爲之大變。先生初讀清議報及新民叢報，覺康梁雖爲亂黨，文章却極流暢，並亦識古書，漸爲所動，乃決意研究康書，始驚悉康乃大經學

家也。先生思想上遂起極大之震蕩。以小頑固黨一躍變而爲極崇信康等之新經學家新小學家矣。後讀清議報又悉西太后陰險詐恨入骨髓，對光緒印象甚佳，直比堯舜，於是康梁乃爲先生思想中之中心人物，遂由維新黨又變而爲保皇黨也。

癸卯冬（一九〇三）適上海發生蘇報案，李姓家庭英文教師方於笥先生由上海歸，帶新書數種，言語間頗以章鄒爲然。繼讀章炳麟之「駁康有爲書」，及鄒容之「革命軍」，對滿清政府極力反抗，先生思想上又發生矛盾，保皇乎？排滿乎？莫知所從。甲辰（一九〇四）先生十八歲鑒於政府之腐敗，日甚一日，思想上有極大之轉變，決定皇則不保滿則必排之主張。乃約友人創辦湖州白話報，廢除清代紀元，只用「甲辰」年月日。爲先生少年時代努力改革事業之表徵。此時雖受新思想之鼓蕩，極欲堅固其新信仰，惟感學識缺乏，能力不及，乃欲至上海復旦中學攻讀，又因預定翌年結婚，恐誤功課，終未果。適值其兄錢恂新任清廷考察憲政五大臣參贊職，由俄返滬，遂隨兄赴日一遊。擬待結婚後，再入復旦讀書。既至日本，適逢乙巳（一九〇五）浙江省有派百人赴日留學之議，額定官費生百名，四年畢業，預備日文一年，在早稻田大學特立

師範部，中國人簡稱曰：「百名師範」實名「清國留學生師範部」，朱希祖馬幼漁馬裕藻諸先生均從此出。丙午（一九〇六）先生遂返滬與徐煊貞女士結婚，秋日赴日讀書，遂捨復旦攻讀之意。入學後，初讀日本小學教科書，適章太炎出獄赴日，至東京辦民報。先生讀太炎所著「嘯書」，深佩其淵博宏涵，認為當代國學大師，繼讀劉申叔黃晦聞等所編之「國粹學報」，馬夷初所著之「攘書」，則更知學術革命之真義，乃立志研究中國古代學術。適逢汪

精衛康寶忠章士釗等，請太炎先生講學，（太炎先生與錢恂交誼彌篤，故疑古先生時往講談），得讀其「國學講習會略說」，愈加欽佩。丁未（一九〇七）與魯迅，周作人，龔寶銓（章氏之婿）潘大道，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康寶忠，任鴻雋，朱宗萊，黃子通，曾道，劉文典，等在東京組織國學振起社，推太炎先生為社長。邀請章氏講授說文，爾雅，文字學，六書音韻表，四聲切韻表，莊子，漢書，文心雕龍，文史通義等，並編印「國學振起社講義」以便函授。先生與太炎往來較密，不復至早稻田大學聽講。無形中廢學。從戊申（一九〇八）至己酉（一九〇九）二年中，前後傳習四五班，疑古先生專心致力隨班聽講者重二三次，有時往太炎先生處，作終夜談，直至民報

館被封閉，未嘗一日間斷。於是章氏國故論衡小學答問講義中之精華，先生獨得之。

此時先生研究文字學，有極古怪主張，即力斥楷書，提倡篆書及草書，先生為太炎手寫小學答問一書（浙江圖書館藏）即其當時之篆書也。讀音，遵古音，及方言，頗以顧亭林之主張為然。要非三代之書不足讀，非三代之言不足言，凡上古事物，無不佳，西洋事物無不美，獨清代不足取也。

丁未，劉申叔亦至日本，與張繼等創辦天義教，及衡報。吳稚暉，褚民誼，李石曾，在巴黎創辦新世紀，以世界語宣傳無政府主義，設立社會主義講習會，與劉張等遙相呼應。先生深佩申叔之學，問學世界語，遂亦傾向於無政府黨矣。翌年，章劉交惡，逃，劉與太太亦返國，先生頓感寂寞。今後則一心一志，貫徹始終，專門研究國學矣。

庚戌（一九一〇）春，先生由日返國，任嘉興府中學堂國文經學教員。下半年任海寧州中學堂經學教員。辛亥（一九一一）任湖州府中學堂及師範學堂經學教員。革命暴發，神州鼎沸，不數日滿清讓位，改建民國。斯時先生以天足剪髮，均為革命之表現，政府固當負責改革，不成

講者重二三次，有時往太炎先生處，作終夜談，直至民報

問題；獨中國古代之禮服，無人提倡，遂致力研究之，擬著「深衣冠服說」一書。取消階級制度，提倡民間禮服，無古今，無時代之區別，宋朱熹開黃梨州皆曾主之。其兄錢恂，頗以爲然。乘學校停課之時，乃完成之。至壬子（一九一二）先生任浙江省教育司科員，馬裕漢先生充視學，嘗謂先生曰：「既提倡，當自實行！」於是先生遂服此衣，至教育司中辦公，人人注目以視，先生不爲所動。與寫篆字，如出一轍。錢恂先生於民十年逝世，即服此衣送葬，其婿亦沿用之。癸丑（一九一三）秋至北京，任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國文教員。乙卯（一九一五）任北京大學文字學音韻學教員。先後任諸學院教授參與「國語運動」，及「中國大辭典」編纂工作，二十年來，未嘗離平。全力孜孜於學術，爲近世小學宗師。先生健談，每與人語，則滔滔不絕，對家庭生活，頗冷淡，眷居北平，不常家宿，前住師大宿舍十餘年，後住孔德學校已十年有奇，除讀書爲文外，一無所好。間或伴至友二三，品茗於中山公園茶亭暢叙，或獨自逍遊於琉璃廠甸坊間，選購殘書斷簡，其樂怡怡，無論何時，未嘗見其携眷也。

史 料

當民七八年時，（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先生曾與陳獨秀，胡適，劉復，李大釗等，輪流担任「新青年」編輯

。先生所以加入「國語統一籌備會」者，亦大半原於此。先生十八歲時，（一九〇四）曾讀梁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稱述清初學者，特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劉獻廷五氏，除黃顧王顏四人外，於劉氏獨鮮知之者。梁氏曾謂劉氏「最足以自豪於我學界者有二端：一曰造簡字；二曰倡地文學」。先生讀罷頗喜，而私淑之。認劉氏於「統一國語，研究方言，製造音字」三義皆已見到。國語問題，實始於劉獻廷先生，因改號曰「掇獻」。蓋欲掇拾劉獻廷之墜緒也。可知先生此時，已蓄有改造文字工作之志矣。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於民八（一九一九）四月念一日，時先生爲北大代表之一，正式參與該會。民十七（一九二八）改組爲「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先生乃應教部之聘，爲該會委員。供職期間，頗能努力。如字母之增置及應用，與民九（一九二〇）部令全國各小學將一二年級國文改爲語體文等事，先生皆親與研究，而供以有力之意見。緣國語運動，本一至艱至鉅之工作，有關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之改革事業者甚大，必社會自身已受至大之刺激，而感極切之需要，絕難奏效。當民七八年間（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歐戰方終，在新潮流激盪之中國社會，此種運動，頗感迫切，乃得水

到渠成，加以社會與政府之合作，三五年內，居能成績斐然。惟民十四年時，以「反國語勢力」有名之章士釗，兼任教育總長，國語運動，發生障礙。黎錦熙先生乃聲明「語體文與注音字母皆小學教育與通俗教育所行者，祇以孩童與平民為範圍」，表面乃與章氏妥協，時人譏為「城下之盟」；惟文同先生則頗諒解，認為緩兵之計焉。是年六月與黎錦熙先生主辦「國語週刊」，為京報副刊之一，並邀吳敬恆，胡適，周作人，林語堂，魏建功，白滌洲，及蕭家霖等，担任撰述。其刊物廣告，為先生手筆。曰：「引車賣漿之徒，甕牖繩樞之子，佢們的口語詞句，是活潑美麗的，意義是真切精密的，表情達意都能得到真自由，應該把牠歡迎到新中國來，跟咱們活人作伴。選學桐城之蠟，儒林精神之流，他們的古文詞句，是僵死腐臭的，意義是模糊浮泛的，用字謀篇，老是守着鳥義法，應該把牠捆送到博物院去，與彼等死鬼為鄰。這是我們對於國語的主張！」當時。又聲言「不收文言」，與當時章氏主辦之「甲寅」，聲明「不收白話」適相對壘。先生於民十二年，（一九二三）在會中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主於字母之配置，聲韻之拚合，聲調表示法等，皆宜悉心研究，製定一種正確使用之「國語羅馬字」。厥後議決

，成立「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先生及黎錦熙趙元任汪怡等十一人為委員。研究結果，製定「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於民十七（一九二八）九月由大學院正式公佈之。由此可謂漸入成功之途矣。中國大辭典之編纂工作，係由先生與黎錦熙分任之，先生負責關於字形字音工作，該書預分三巨冊，至民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全部出齊。先就已蒐集整理之材料，著手纂著，先出稿本，並印長編。先生已著有「說文音符今讀表」，「古音無邪紐證」，「廣韻四十六母標音」，「章草考序」，「國音聲符略說」等，皆為精心之作。關於簡字運動，曾引起教育當局，及社會之注目。先生於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中，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筆畫」案，可知先生為簡字運動之先鋒也。在此國語統一運動進行時期，先生以為標準語宜規定，為文宜取語體，此無論矣。惟文字形式，有主用漢字者，有主改用拼音者，先生則同於後者。認國語羅馬字，乃將來事；現仍為漢字時代，宜用注音符號，以助讀音，推行簡字，以便書寫，在此過渡期中，羅馬字母亦有其用途。「二十六羅馬字母，已成世界之通用字母，英法義等國文字，乃以羅馬字母組成者，德文雖取 *Gothic* 字母，惟其科學派學者，多喜羅

馬字母；俄文亦別有其字母，然其辭行諸國外，亦非以羅馬字母拼其辭。他如印度，日本文字，亦如此例。最近日本新派學者，且主根本廢棄漢字，及假名，改用羅馬字母拼日語者，認此爲日本將來之新文字。吾人固願用注音符號，然同時亦宜兼用羅馬字母，製成「國語羅馬字」，作爲國音字母之第二式。其益如下：（一）可通用「羅馬字母打字機」，與羅馬字母鉛字，印國語文章；（二）對以往以羅馬字母拼合之中國人名，地名，誤謬者可更正之，拼法紛歧，既可統一，則將來中國外交部郵局，電報，鐵路等處，可儘廢以前外人所拼不正確之人地名等；（三）國語中，如遇有不能音譯之外國詞句時，可直將原字寫入矣。近有人製以「拉丁化中國字母」者，與「國語羅馬字」拼法不同，先生目爲違反中國國語統一原則，故難贊同之。簡字問題，雖已引起社會之注意，惟仍待研究與推行。先生認爲漢字筆畫繁多，書寫費時，頗不適用，其治本在改用拼音；其治標則在減省其筆畫；後者尤爲目前之急務。有人謂筆畫減省後，其造字本意，將不可復見。先生以爲文字原爲語言符號，是以聲音表示思想情感者，文字即此種聲音之符號，祇以若干簡易形式，衆視爲某音可矣；所謂肖形也，表意也，其小焉者耳。其實用並無絲毫影響

。讀經問題，亦曾爲一般人所注意，先生謂「中小學」絕不宜讀經，因經書原爲古史之材料。大學生參考自屬必要，然亦無所謂讀經也。中小學生對之。則毫無裨益，如以此文理艱深之古書，強予之讀，誠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先生對文字學研究之見解，謂「研究我國文字，宜從最古甲骨鐘鼎起，以至現今之俗寫，然後方知文字歷史之變遷」。對於音韻，宜用科學之「語音學」，以研究我國古今韻書，與各地之方言，先生於偽書之考辨，與清代思想史之研究，亦頗感興趣。先生有「重印新學偽經考序」一文，謂康長素之新學偽經考，乃極重要極精審之「辨偽」「專著」。此書於清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刻成木板，甫出即有石印本風行。不久原板即遭焚燬。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三次被清廷降旨燬板。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康氏重刻木板，改名爲「偽經考」。先生於一九一一年二月謁崔鱣甫（適）先生請業，得讀斯書，細細繙繹，遂篤信「古文經爲劉歆所偽造，認康崔二君推翻偽古之著作，在考証學上之價值，較諸若璩尙書古文疏証，猶遠過之。自此三年無間向崔君質疑請益，民國三年二月，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二十年來，先生對

青年學子每道及此書，則必推崇無既，認爲治文學治歷史治政治乃至治其他種種國政，必以此書爲入門要鍵。先生謂凡治歷史科學，第一步必要之工作，爲「審查史料之真偽」。康氏此書，託據之充分，論斷之精覈，與顧炎武，閻若璩，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黃以周，孫詒讓，章太炎，王國維等著作相比，決無遜色；其眼光之敏銳，尙猶過之。求諸前代，惟宋之鄭樵，朱熹，清之姚際恆，崔述，堪與抗衡耳。將古文經層層駁辨，凡來歷之離奇，傳授之臆測，年代之舛舛，處處揭示其僞造之痕跡，一千九百餘年以來學術史上之一大騙局，至此乃完全破案，可謂推崇備至。

乙亥夏與「山左高夢琴先生談編纂『古今文字類纂』事，余頗疑「康熙字典」之謬誤百出，致函先生：

先生謂。「廣韻與而唐韻廢」之說極對。兄所見之唐韻殘卷四十四頁，係清末蔣伯斧所得之唐寫本，王靜安謂即孫愐之所韻，（文見觀堂集林）大致近是。此外則大徐本說文所附之反切，係采自孫愐唐韻，清紀容舒輯之爲「唐韻攷」一書，光緒初年所刻之畿輔叢書中曾收入。今日所能見之孫愐唐韻一斑，盡於此矣。至康熙字典中所云唐韻，即是廣韻，字典一書，謬誤百出，絕不足據。此書殆

是學究多人亂抄元明時種種不高明之書而成者，凡所采引，什九錯誤，且杜撰甚多，絕不足據。彼所云之唐韻，固即廣韻，但亦有與廣韻不合者，非據劣本（明時廣韻無善本）即係誤引他書，甚至杜撰，亦意中事，總之次非出于真廣韻也。」寥寥數行中，得見先生誠高學博，對於韻學研究，獨具隻眼，當代小學音義一門，無人得此。其書法遵古斑爛中，秀逸絕倫，先生以故紙手書草炳麟述「廣論語駢枝」數十頁贈名畫家王青芳先生，青芳以余愛先生字，轉贈十五頁，余裝製後求齊白石先生題簽，無不謂頗似「晉人手書華陽國志殘卷」也。先生精於書法，自謂不善書，除抄書爲文外，不喜應酬，故造其居，案頭紙卷疊疊；積年未償之字債也。先生對青年極誠懇，對老年極欽敬，爲文不拘格，求學不厭詳，終其身爲大學教授，不問仕途，黨國華貴，非其至友，即其門生，潔身自好，未染一塵，其清高誠樸，有不可及者。

先生圓顙巨目，目頗近視，其孔德住室，與青芳爲鄰，余每至青芳處作畫取稿（余與青芳合編天津庸報及華北日報藝術週刊）不至夜深不肯返寓，午夜以後，常見先生室中，燈光如晝，門隙中可窺得先生伏案上瞇眼作尋細物狀，首頻頻動，蓋非閱書即爲文也。其緊張嚴肅，終年不

。與知堂老人，桐花芝豆詩翁交最善，嘗贈以「蛤蟆」諢號。某夏先生夜過知堂，遂下榻於苦雨齋，夜有青蛙入室而鳴，先生駭甚，以為有鬼，乃大呼「豈明救我」不止，知堂老人聞聲倒屣而出，見狀大笑，乃口占二句云：「相看兩不厭，玄同與蛤蟆，」亦趣聞也。

先生著文字學音篇論「紐與韻」頗精緻。聞近年研究音學之新徑途，其功不朽。略云：

「古稱發音相同之字曰「雙聲」，收音相同之字曰「疊韻」。類聚雙聲之文，取一字以為標目，謂之「紐」。

類聚疊韻之文，取一字以為標目，謂之「韻」。定紐者，始于唐季沙門守溫。守溫作三十六字母，所謂「字母」者，即紐也。然考魏晉迄于隋唐之反切，實有四十一紐。守溫所創，未盡密合。清世陳澧撰切韻考始加辨正。定韻者，始于隋之陸法言，法言作切韻，分韻為二百六部。（韻書非始于陸法言。其前則魏李登有聲類，晉呂靜有韻集，齊周顒有四聲切韻，此外韻書尚有多種。因其書盡亡，其標目若何，今不可知，故舉切韻。切韻雖亦不存，然今世所傳之廣韻本于唐韻，唐韻即本于切韻，廣韻之之二百六韻猶是法言舊目也。然法言此書，在明古音今音之沿革。故二百六韻者，非有二百六音，多有母音相同而別為數

韻者。今若專論母音，不問沿革，則當併合之韻甚多，又如「平，上，去，入，」則一音之因留聲長短而分者也。「開，齊，合，撮，」則一音之因開合洪細而分者也。既為一音之變相，便當歸入一類，此併合古今沿革，留聲長短，開合洪細之各韻為一者，名為「韻攝」言韻攝之書，始于宋楊中修之切韻指掌圖（此書舊說以為司馬光作者，非是。清鄒伯奇始攷明之。）合二百六韻為十三攝。元劉鑑撰切韻指南又改為十六攝。此皆言韻攝之書也。

紐韻二者，為構成字音之元素。茲編所述，無非明此二事而已。

（2）古今字音之變遷

古今字音，變遷甚多。試就可考者言之，可分為六期。茲用世界通曆（俗稱西曆）表明其每期之起迄，而附注帝王之朝名于下，以便參攷。（紀年之用處，在能比較年代之先後長短。中華自來用帝王紀年，于比較上全無用處，等于無紀年。今欲表明每期之起迄，惟有用世界通曆之一法。）

- 第一期 紀元前十一世紀—前三世紀（周秦）
- 第二期 前二世紀—二世紀（兩漢）
- 第四期 三世紀—六世紀（魏晉南北朝）

第四期 七世紀—十三世紀（隋唐宋）

第五期 十四世紀—十三世紀（元明清）

第六期 二十世紀初年（現代）

以上所述各期之起迄，非有精密之畫分，但略示其界限而已。

茲將各期不同之點略述于左：

第一期 此期之音，習慣上稱為「古音」。以無韻書之故，自來皆不能詳言其真相。近三百年來，治古音者輩出，據詩經楚辭諸子秦碑用韻之處，及說文解字，參校考訂，而後此期之音乃炳焉大明。原來古者諧聲字之音讀，必與聲母相同，聲母在某韻，從其聲者皆與之同韻。此期字形，尙用籀篆，體正聲顯，故雖無韻書，而文中用籀之界限甚嚴。欲知此期音韻之大概，可參攷段玉裁之六書音韻表，嚴可均之說文聲類諸書。

第二期 此期承第一期而漸變籀篆省為隸草，則字諧淆亂，諧聲字之聲漸漸不可審知。而韻書未作，字音無標準，故任情變易，用韻甚寬。今觀漢人所作韻文，猶可知其大概。

第三期 此為韻書之初期。周秦以聲母為標準之法，至此期已完全不適用。而字音任情變易，則妨碍甚多，故

韻書興焉。作韻書者，逐字定音，記以，此與反切今之希望國音統一者命意相似。此期韻書（即聲類韻集諸書，）今無存者，不知其分韻分紐，與後來之廣韻異同如何。今據以考見此期字音之反切者，惟陸德明之經典釋文而已。

第四期 此期為韻書全盛之期。切韻唐韻廣韻集韻四書為此期最有價值之韻書。今切韻唐韻雖亡，而廣韻集韻具在。廣韻一書，兼賅古今南北之音，凡平仄，清濁，洪細，陰陽諸端，分別甚細。今日欲研究古音當以廣韻為階梯。欲製定國音，亦當以廣韻為重要之參考書。

第五期 廣韻（集韻大致相同）之音，兼賅古今南北，以之審音，則信美矣。然紐韻繁多，實際上斷非一人所能盡讀，故在應用方面，不能不有他種韻書。此期文學，以北曲為主，于是有以北音為主之韻書發生，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及蔡斐軒詞，林韻釋之類。彼時惟用古代死語所作之詩，尙沿唐宋之舊韻。至用當時活語所作之曲，即用中原音韻一派之新韻。此派新韻，其始雖限于方隅，然其潛伏之勢力甚大，明初之洪武正韻即本于此。明清之文人學士所作韻文，多喜排斥正韻，仍守唐宋用韻之舊。然唐宋舊韻，雖時時爭持于紙上，而實則節節失敗于口中。此六百年之普通口音，即為中原音韻洪武正韻等韻書之音

其故因此期南北混一，交通頻繁，集五方之人而共處于一堂，彼此談話，必各犧牲其方言之不能通用者，而操此彼可以共喻之普通音。此普通音之條件有二。一，全國中多數人能發之音。二，紐韻最簡少之音。多數則普及易。簡少，則學習易也。就南北中三部之中而擇取合于上列二條件之普通音，實為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及江蘇安徽北部之音。因此類之音，紐韻最為簡少。而其所佔之區域，則甚為廣大也。（此類之音，泛稱可曰「北音」）由此而發生一種普通語言，即俗稱「官話」者是，「官話」之名，甚不雅馴，或即以此為京話，尤非其實。實則此種語言，為六百年來一種不成文之國語。

第六期 近二十年以來，國人有感于中華字音之無一定之標準，為教育前途之大障礙。于是有王照之官話字母勢乃宜之簡字譜等發生，欲以音標之形式代舊日之反切。其用意甚美。其借以京兆一隅之音為全國之標準音。而所作音標，又甚不美觀，未能通行。民國二年（通歷一九一三年）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徵集各省代表，審定國音，遂製成「注音字母」二十九文，音讀沿第五期之趨勢，以所謂「北音」者為準。自此以後，中華字音將脫離韻書時代，而入于音標時代矣。會事既畢。由會員吳敬恆編為國

音字典，其書今已告成，聞教育部不久即將公布。今後國語國音之統一，胥賴是書矣。

依上所述，此六期又可括為三期。即第一第二合為一期，以第二期包括于第一期之中，此期之音，以聲母為準。第三第四合為一期，以第三期包括于第四期之中，此期之音，以韻書為準。第五第六合為一期，以第五期包括于第六期之中，此期之音，以音標為準。

茲所講述，但舉其大要，不暇詳說，而注重之點，尤在應用的方面，不以考古為重。故于所謂「古音」一部分，敘述最略，而「注音字母」則言之較詳。至廣韻一書，含音至博。三代之古音，今後之新音，悉賴廣韻而明其源流分合。是廣韻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故首先敘述，而所叙亦較其他二者為詳。「近年學術之進步，大都由合混而趨於分明，由簡陋而趨於細密。吾國科學，向未發達，術語之涵義，既多無定，類辨之方法，又不精確。在古音學上，廣韻學上，等韻學上，種種問題，往往有模糊影響之談，遑論其演變？故初學者，多為瞠目不解。難得如先生者將古今音韻之變遷，反切之起原，以及四聲之分類，廣韻之分部，等韻之開齊合撮，古韻之通轉等，皆以科學之方法扼要提出，供國人之研究，嘉惠青年，垂範後世，其功不可沒也。

山居

林鳳

假使說，住在鄉下就算過了鄉村生活，那可真慚愧，

因為雖然住在鄉下，可是離着真正鄉下人的生活還差着十萬八千里呢。在我們以為是離城居鄉，看不見電燈，也坐不了洋車，似乎已經成了十足的鄉下人了，但自鄉下人看來，我們還是過着極貴族式的生活呢。住的房子雖然一樣，而生活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別，第一，吃的不同；第二，穿的不同；有此兩大不同，不用解釋，旁人一看就知道這不是地道鄉下人了。

我們所住的房子，是那一帶好幾個村莊的唯一學府——初級小學校，因為放寒假的關係，學生不上課，教員也辭退了，所以村董們特意把房子出租，一則省得僱人看房，二則還可以藉此賺一點房錢作為辦教育的基金，意思確是很好，更何況還借給我們全份的廚房用具？

有人以為學校的房子一定很好了，殊不知除去外邊牆上刷了一些白粉之外，而房裏邊依舊是黃土的牆，黃土地，祇要在屋裏待上半個鐘頭，就渾身是土。一天洗兩次

腳，還是像泥塑的一般。萬一小孩子來回跑兩趟，那就等於放了烟幕，嗆得人出不來氣，桌上擺的一杯茶，登時變成了泥漿。我們互相笑着，這真成了土地爺了！

說到了生活，吃的方面，鄉下人照例是吃不着肉的，就是豆腐也難得見面，普通總是以醃菜下飯，所謂醃菜，就是把油菜，豇豆，辣椒等等，用鹽醃上一缸，日久既鹹且臭，一日三餐，每月九十頓，頓頓吃這個，除非年節冬至，或者有個喜慶壽事，方可以動點葷腥。不過，魚是有，大的賣錢，小的才自己吃。穿的方面，長袍倒不少見，自然是布的了。裏外全是當地自織的粗布，布襪子布鞋，人人戴一頂棉花軋成而號稱毡子的毡帽。冬天，在棉袍子外面繫上一條帶子，就代表了大褂，樸素兩字確已做到爐火純青之候。平常，男則種地，抬轎，推車，女則織布，餵豬，餵鷄，做些針黹，理亂不由，彷彿天掉下來都沒有關係，真是羲皇上人。而我們呢？那簡直兩樣了。穿的是綢質的衣服，吃的是肉，平常則登山臨水看看書，所以一

目之下，派頭就有所不同。在都市裏，穿一件綢質的衣服，不僅算不了一回事，而且花樣若舊些，還顯着自慚形穢，但同是一件綢衣，若到了鄉下，則視得特別光亮，在半里路以外就可以分辨出來了。鄉下人遇見，至少要多看上兩眼。後來，我們也學乖了，置上一件布大褂，自以為與鄉下人不相上下，但臉上仍舊是不同，因為在城市住久了的人到底比鄉下人的皮膚光潤得多呢。尤其是我，戴了一付近視眼鏡，在鄉下那算是獨一份，同時也成了我唯一的標誌，方圓十幾里路都曉得這裏來了一位書生，見面總打招呼，也怪有趣的。

在鄉下，訓練出來幾樁本領來，第一是燒火，第二是走路，第三是睡覺。

江南一帶多是燒柴，等閒是見不着煤的面。以前我對於「冷灶無烟」四個字很不懂，原因是我在北方住慣了，北方是燒煤的，灶裏永遠不斷火，何以會冷？何以會無烟？這次在南方却明白了，原來燒柴的灶，非煮飯的時候不燒火，平常那灶永遠是涼着的，沒有火的灶自然是無烟了。因此，所以又訓練出燒火的本領來。

燒火，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煮飯的時候，先是要旺火，等到米都開了花要收乾的時候便要微火，而且往灶

肚裏放柴，也有種種的技巧，松柴應當怎樣放，茅柴應當怎樣放，那都有一定，一點也不能隨便，否則火候就拿不穩，火候若拿不穩，掌灶的人就為難了。而且，煮飯是一路火，炒菜又是一路火，各有不同，若是分不清楚，很容易飯燒焦而菜不熟，那就亂成一片了。

至於走路，在城市住的人至多來個旅行，但那也是很短的路程，同時，也另外有代步的工具在一邊預備着，幾時走累了，幾時就可以更換一下，但在鄉下却不成了，坐轎子，既犯不上而且代價太貴，坐小車又不能上山，唯一的好法子就祇有走路。

走路原是人類的本能，而且天賦的兩條腿也根本是為走路而設，不過，因為交通工具的發達，所以越待越懶，兩腿等於虛設，假使一提到走個幾十里路，在城市住的人一定舌橋不能下，怕得很厲害，其實，逼到非走不可的境地，兩腿自然而然的會有起勁來，照樣可以一走幾十里。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以前聽見走路就頭痛，但到了鄉下之後，不走不成，結果也一樣的走下來了。起初，因為買菜，那非到鎮上去不可，來回十二里路，中間還有一座小山，雖不甚高，却也得爬，於是我左手提着籃子，裏面擺了瓶子罐子之流，預備買醬麻油與油等等，右手拄了一

根竹杖，一步一步的走去，又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回，走的時候還輕輕的回來的時候因為籃子裏盛了不少的東西，越走越沉，然而，沒人管，不問怎麼重也得自己拿回來，最先是來回要三個鐘頭，後來有一個半鐘頭就行了。可是，十幾里地在鄉下人的眼中看來，根本算不得什麼走路，那等於散步一樣，至少得三十里，才像個樣兒。恰好有個機會，要去六十里外看個親戚，於是請了一位鄉下人領路，算是領略了走長途的滋味。上午九點半開始，十二點走了三十里，打尖吃飯，飯後又走，下午四點便到了目的地，這算是我的「處女走」，却並不怎麼樣。我才明白路也是人走的，真要到了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沒有不可以走路的人。如此者走了兩三次，一次比一次快，後來便把走路看得稀鬆平常，絲毫不害怕了。

燒火與走路，若是在北方都市裏住慣了的人，那是怎麼也沒法領會的。這便是在南方鄉下唯一的收穫。現在，除去燒火一項「英雄無用武之地」以外，若談起走路來，那可不含糊，是受過訓練的，走個百八十里地，還不在乎。

常會聽見人家說，走路走得多了，一則腿酸，二則腳上還會磨起泡來，但根據我的經驗，除去第一次走長路腿

稍覺微酸之外，腳上沒有任何反應，這大概是鞋的關係。鄉下人走路，因為省鞋，多半買草鞋穿，草鞋的價錢便宜，穿一次就壞了，鞋壞了腳也磨破了，我却辦不了，仍舊穿了布底的便鞋，一點磨擦都沒有，所以非常舒服，祇不過在上路的時候必須在鞋上用帶子紮起來而已。

要說走路，那比坐車坐轎子痛快。鄉下的轎子，不是我們所常看見的那麼大，頂多不過二尺見方的面積，用竹子紮成的架子，有的在四周與轎頂蒙上一層藍布，有的連藍布都沒有，祇得自己想辦法，或用床單，或用衾被在四圍包一包。裏面則祇容一個人屈膝坐着，身子既不能動，腿更不能伸，而且轎桿的頭上顛下，坐不到一個鐘頭，就可以把頭顛昏。上山的時候，轎子向後仰還不覺怎樣，若是下山，身子朝前俯，得渾身使力氣，手還得拉住轎子，否則大有摔下來的可能。轎子如此，車就更受罪了。因為鄉下的道路，多半是走田埂子頂多有一尺寬，祇能容獨輪車行走，所以交通工具除了轎子與抬籃（與轎子相仿，不過是搖籃的樣兒）就要算獨輪車了。然而，除非推車的是熟人或者有力氣之外，普通是不願推一個人的。車子的形狀，與北方推黃土的車一樣，那得兩邊的重量相等才好使勁，否則一邊高一邊低非常的費力，故此都不喜歡推單人

。可是，即或推兩個人，那也不舒服，地是不平的，輪子又是木頭的，一頓一頓，能把人的腸子都頓斷了。再者，推車的規矩，是好路才能推，遇見上下山，以及坑坎泥水用那還照樣的要下來走，坐車僅是徒擁虛名而已。在鄉下，一切交運工具都用不上，倘若能走，還是以走為妙。

走路的好處真是一言難盡，什麼活動筋骨，鍛鍊身體先不必提，祇是走在路上聞見草木的清氣，已經是很受用的了。走上十來里路，可以打個小尖，在野茶館裡喝兩碗茶，抽幾袋黃烟，領略一下野意兒，青的是山，綠的是草，再若經過一個小河，看看河裡的白鴨子以及孩子們泗水，那就足夠這場疲勞的代價，不過，走路至少要兩人，一邊談着一邊走，才不寂寞，要不然經過曠野的地方，或者一塊大坎地，很可以使人不寒而慄，心裡一怕，腿自然就軟了，半途而廢的事情那是行路之大忌，故此走路必須有個伴兒。

走路最怕兩件事，第一是天黑，第二是下雨。鄉下是沒有路燈的，即或有人家，但也不點燈，田埂那麼窄，一不留心就可以掉下去。而下雨則纔是白天也沒辦法，上邊淋，下邊有四五寸深的泥，簡直使人一步也邁不開。所以當出這門的早晨，鄉下人必要仰觀天象，預測陰晴，好天

兒才上路，否則甯可就擱一天也不去冒那個險。至於鄉下人看天色，那是說一不二，真有個拿手。憑了過去的經驗，他不僅能知道今天是陰是晴，而且能指出哪一塊雲是雨，哪塊雲是風，毫厘不差。尤其是船家，那更來得準確。出遠門的人如能聽他們，可保萬無一失，切不可自作主張，徒貽伊戚。

至若山居的益處，那更一時說不完，最低限度，我現在已經不把小麥當葦菜了。

(中)

世界著名精神分析學家

福羅依德病重

精神分析學的創始者福羅依德博士，去年因為德澳合併的結果，便迫不得已的扶着八十三歲的老軀，到倫敦去了，就在滿教的漢保方街卜寓小住，接着身體便覺得不大舒服，本年七月間即入病態中，現在仍然還沒有恢復健康，世界文化界，對於老博士的病體，時時都在掛記着。

雨中長吟

朗弗羅 (Longfellow) 作
耀遠譯

陰雲濃如墨，

寒氣似秋霜。

我生本飄飄，

况復風雨狂。

嗟此蔓衍藤，

枯槁攀頹墻。

冷風蕭蕭吹，

僵葉紛紛揚。

撫此感往事，

蹉跎度時光。

青霞鬱奇意，

颼颼推高翔。

獨有夙昔心，

幽襟興激昂。

坎坷復坎坷，

壯志餘悲傷。

自古衡門士，

顛沛命所常。

須知雲霧外，

麗日仍輝煌。

窮達會有時，

先後無短長。

但使心不移，

宏願終能償。

晨

棠 谿

清晨，醒來的時候，就聽到遠處悠悠地送過來教堂裡那清脆的鐘聲，往往是會使我神經上蒙了一層灰色的外衣，又沉沉的入睡了。但神志是清醒的，很清微的响聲也明白是什麼東西的動作，可老是抬不起頭來；我想像那撞鐘的人，那教堂頂尖擺着的十字架同那教堂裡邊讀着聖詩的牧師與信士，是那麼虔誠之祈禱着上帝，寬宥吧！我以往的罪惡。這喃喃禱告的聲氣和着這富於魔性的幽揚鐘聲，使這一些人們都沈醉了，在他們的內心上，也或許就得不不少的慰藉而流出快愉的眼淚來！但是沒有信賴的人，那是多末苦！有了厄難就得拿生命支持着，又有誰能向他溫柔地說幾句好聽話，使他的血液能暢快的流動着，更沒有像神父那樣地的慈祥的撫着頭髮，「說吧，苦孩子！上帝是會饒恕你，會給您指一條光明路子的」。我想；沒有信賴，對我該是何大的一個苦難呢。

是往去的事吧，那時候還很年輕不懂事，在那時我唯一的信賴者，就是母親。有一天她巴巴地領着我跪落在神

瑪利亞底神像之前，底底的在嘮叨着，我只感到那聖母頭頂映着燦爛的光輝，面孔上堆滿了慈愛與祥和，是如何的使我稱小的心靈沉醉而倒臥在母親的懷裡，那，不過是過去的事了，回憶是會給您罩上莫名的痛苦與悲哀，我流着淚回想過去的一刹那，但是再也捉摸不住了，給酸了不少的酸楚！有時，偶然在路邊上發現了棵野草，上面仍然凝滿了朝露，被陽光照得瑩瑩的發光，就會聯想到老家的籬笆外面的那一大遍野草，同樣的，但是變了，的確是變了！不過這棵草已經使滿意了，會深深的俯下頭去吻着那孱弱的葉子與露珠而莫知所以的流着淚水。

過去的事了，讓他平安的過去吧。

於是到處的流浪，尋找着，希冀能覓到一個完整的；恰像是少時曾給我滿足的沉醉在聖母之前與倒在母親的懷裡那一剎時的情地，但是，尋到的都是空虛，儘是假扮着面龐在欺騙我，結局是悽涼的，使我在夢裡也負這渺茫的悵惘！難道就流着淚水而顯示不滿足與失敗麼？只好作着

生活的掙扎而拼命的支持，雖然撈摸的儘是些空虛的幻影，可是又不能不那樣多想一下？酒，雖說是苦澀的，但在極端需要的時候，也是頂好的飲物！所以常同朋友說：「活着是苦的事，要死吧，又對人生似乎有那末點留戀」，僅僅爲了這末點留戀，就生出若干的苦惱來，不過這幻影的延續，已經使我疲乏了，然而又得希望着，永遠的。」是在一個漆黑的夜裡，我雖經爬過那深山之谷，腳底下軟得像踏着一團棉絮，感覺到快要沉落下去，只要稍爲再大意一點，那永遠就會陷落這幽深之谷而永遠不能超升了，但是路迤又是那末遙遠，從烏黑的叢林裡透出很細微很悽暗的光亮，又只好策着自己，在那裡能獲得片時的安息！但是我像個倦旅的人負着重荷，在這黑夜裏獨自躑躅着爬行着，藉着前面的那一點點光。這遙遠的征途，好像是單單給我走的我只得拚命的跑。但腳底下已滿佈了痼痕與血跡，兩隻手也在流着血，荆棘儘刺週身，心，像是被扎破了，徒然感到一陣暈眩而倒下去，但在清醒的時候，還是在爬行着。

這夜行到什麼時候能終了，那有誰能知道呢，雖然在奮力的摸索着，但是永遠得在苦難裏逃脫。不過，這已經使力乏了，頭髮在散亂着，面龐憔悴得枯黃，朋友！倘若我

們想遇的時候，我們只能作出會心的微笑，來表示內心說不出的情緒吧。

天已經大亮了。教堂的鐘聲聽到最末了的響聲時，我趕緊披衣起來，跑到街心，又在人羣裏擠來擠去。

午夜

木葉

當寒氣抱住我的身子時，
我發現自己在一條街路上。
緊閉的門默立在身邊，
我催促着疲乏的脚步。
沒有雞叫也沒有拆聲，
我知道午夜早已過去。
我想望一望頭上的星辰，
但我的頭似乎不能抬起。
我盡力地睜大了眼睛，
遠方只有黃色的昏燈，
昏燈照不出戶的主人，
却照到這夜裏的孤客
我不知道走向何方，
更忘記了來自何地，
我的路子是這樣生疎，
沒有一點故鄉的情味。
我重新窺視自己的四周，
心上浮動出來兩行詩句：
「我是一個天涯的遊子，
我沒有弟兄又失掉朋友。」

棗

蕭 麥

院子裏的三棵大棗樹，尤其靠東牆根孤立在簷前的那棵，枝葉茂盛，一到了初秋，即會結成長椎形肥大的果實。這時樹枝在樹頂端上的，爲此纍纍地肥嫩果實，壓彎如半月。紅紅的且已呈深紫色，密叢叢地。經風一吹，已有棗實落地，這自動落下熟透了的，並沒人檢食。經陽光曬曬下，慢慢地棗粒已乾癟了。另外兩棵也已距離成熟不遠。相反，此時院內可清冷冷地。

初秋陽光下，兩個孩子倚在棗樹旁，這時陽光對他們，彷彿已很需要了。兩個孩子尚皆穿薄薄地綢質短衣。姊姊年歲較長，但亦不過十一歲。似已懂得清潔。但因缺乏洗浴機會沒另外衣服可替換，故在小心之下，除去有三五爲肩肘磨成破洞致露肩露肘外，尚能保持清潔，另一個七歲的弟弟呢，正當一個天真年齡，終日嬉笑播弄泥土。故衣襪均污穢，鞋前有了破口，於是脚指通過襪子且直達鞋外，露出烏黑地兩個脚指頭。兩人於陽光下，萎縮沉默，尷尬。姊姊望着棗樹出神。弟弟也冲棗樹上的果實唾涎，

望着那密從從地棗，紅成美麗又甜沁適口能幫助果飢及愉快的果實，怔怔地懷疑起來，小心眼兒中有一個不忿，於是今兒個開始頭次對姊姊不滿。

「憑甚麼摘幾個都不行，我偏要摘，每年哪次不滿口袋裝，咱們自個兒的樹，咱們不摘誰摘？地上乾癟棗核撿些個玩玩都不許，媽哪年不一兒兒給我吃？吃不下了，滿地扔，媽說：自己的樹玩吧，留着也沒用。拿棗當球踢得滿落棗，媽還在樂呢，到晚上還給換新鞋，……哼！姊姊那點地方如媽？」

這句話可傷了十一歲做姊姊的心。姊姊望着棗樹出神的眼睛，可讓七歲弟弟的一串氣話，擠出眼淚來，到後竟像斷線的哭了。等到姊姊竟哭出了聲，弟弟可慌了。看着姊姊不能停止的傷心的失聲悲咽，做兄弟的也隨起掉了眼淚。

姊姊一壁爲弟弟抹擦眼淚，一壁爲一種回憶所痛苦，到後兩人抱在一塊哭了起來。

哭呀哭的，天上有陣烏鴉燥叫，姊姊爲鴉羣撲落的聲音響動，吓的吃了一驚，向四外看看沒人，可就摟着了弟弟。

「好兄弟，姊姊不哭了。望後多爭點氣，少傷姊姊的心。媽沒了，世界上就剩兩個是親骨血。爸爸變了，娶了新媽就把舊媽忘了，爸爸不但人變了，心也變了哩，苦兄弟，快快長，等長大了有能耐，有多少棗樹不能種？長心胸，現在這家是新娶的媽新生的弟弟他們的家了！別哭，再哭，姊姊就又生氣，沒告訴你，大了就好哩！再哭，回頭前院新娶的媽聽見，又該……」

× × × × × × × ×

媽沒去世的時候，媽對姊姊弟弟真疼愛極了。

媽病倒牀上，算算看，整兩年。病的現在削弱的身子骨，只剩了骨頭架。眼睛框子成了枯體，凹進，眼睛窩青黑黑地，說話也不如病前那樣響，那樣好聽，整天躺在牀上，瘦得怪怕人。牀邊茶几上有堆滿了爲病人預備的食品，病人伸出枯瘦手要拿塊鷓鴣蛋糕時，就想起了整沒親熱一年多了的兩個孩子，適想到這整天漂流街頭，爲避母親病中煩擾。九歲多的孩子即知道忍着眼淚，放棄了媽的撫摸

，跟五歲的兄弟整天在街頭流浪。到晚始躡手躡腳惟恐驚動了母親。致病加重。輕輕地走到廚房，檢點兒殘餘飯食，即老老實實一睡就一夜，到第二天太陽光將升起，即在爸爸之先到一塊寬廣的地方消磨日子去了。

「真是個疼不夠的好孩子啊！」

病人想起尚未午餐的兩個孩子，枯乾的雙眼即格出濕陰陰地淚來。病人爲焦燥悲哀所痛苦，隨之一陣聲嘶力竭的咳嗽。

「老李媽，出去找找大小姐跟三少爺，讓他們就來！等到孩子們一進門，病人即首先爲兩個孩子的坭手坭腳，穢臟衣服，垢首蓬臉，沒人照顧的樣子所傷心，旁邊老李媽看見了主人眉蹙，表示焦燥的樣子担起心。

「奶奶病將見輕，先別亂思慮，只顧養自個兒的病。病好了，比別有個差錯強，等您好了，往後孩子您還能少疼？孩子臟點兒好，身子骨兒結實。您從一得病，大夥兒就把精神都用在您身上，奶奶病早點好了比別的強，孩子小，您疼的日子可多着咧。」

病人臉上爲這老女僕忠誠的「體己」話所感動。臉上漸有笑容。

老李媽是屋中廿多年的老僕人，人忠實，因年代過久，對

此家人一旦性格琢磨十分清楚。而且因忠誠可靠，尤其女主人早即不把老李當作僕人了。年紀大，經驗多，有時反因老李一言一語而定是非。故老李有時儼然是此屋中堅分子了。女主人病中，家中一切操持大半多由她分配經營。男主人在家時間有限，老李就差不多成爲屋中的半個主人了。孩子們亦因爲不到母親的愛撫，安慰，親熱，體貼，差不多就都由老李身上找享受。且女主人對此老僕人的言語籌劃，無不例爲可靠。在老李照管之下，做母親的也能放心，而孩子們也似有所着落，爲此病人一經老李勸導，病人的焦燥即冰釋且露有笑容了。

「過來，志！媽的病可真磨人，讓志受委曲，盼着媽病早點兒好了好疼你。媽病中，好好聽老李跟姊姊的話。蘭，在外頭玩，別惹弟弟哭，媽病得沒精神照看，妳大點，總知道好歹，媽不放心的就是蘭，盼着媽早早地好了，盼着媽別有個萬一……」

病人爲病折磨日子過久，故每每想到不幸上面，可是一想到不幸，媽睡中可就紅了。女孩子蘭，九歲的女孩子已懂得母親病已太重，有時小耳朵且更灌入過：「太太病，已過久遠，怕不能有希望了。」醫生多是父親的熟悉朋友，故說話能誠懇直言。父親呢，每到這時，總是擰了眉，臉

色苦鬱，蹙眉焦急。在：「想方法看吧，我們盡人力聽天命，不過能更換個人換換診法，也是好辦法。」這樣一個兩個，直到最近，且來的醫生多不寫診方搖搖頭嘆息着走了。這時蘭看見父親臉愈苦喪眼更有淚痕時，却又偷偷看了看母親，病人爲病折磨糾纏的臉瘦剩骨頭，兩手枯乾暴露青筋，小孩子就亦眼睛濕濕地了。

這時媽又把兩隻血水乾枯青筋暴的手，撫摸自己的頭髮，有力無氣。蘭覺到這時媽的手直如一根針，把小小的腦子裏裝滿了的抑鬱給挑了一下。小心靈中早明白媽怕要應了隔壁四伯伯的判斷：「怕過不去今年麥秋，只是丟下這兩個孩子多苦啊！」想到這，爲怕母親看見傷心而使病輕重，於是女孩子把眼淚嚥在了肚中。

一天。傍晚。
老李突把蘭跟志，拉到下房。看樣子老李知道九歲的女孩子已懂得生死對於媽媽在此家庭所應起的變化，但怕傷了這九歲的小小地心，老李似說又止，滿臉慌張驚恐的神氣，乃已爲此女孩子積測過半。

「大小姐，平日看妳人小心却不小，別儘哭，哭管甚用？盼着今晚能耗過去，病或許又能見輕，萬一呢，要有個不幸，老爺看對夫妻的情意上，決不能娶繼

娘，就娶也會挑賢慧的。再說一切都有我。妳李媽拼了老命不要，也獲庇妳姊弟，不能讓大小姐受半點兒委曲，別哭！大小姐妳是聰明的人？人早晚免不了死，媽不能跟一世。不怕大小姐罵，長大弟弟有了能耐，大小姐有了婆家，往後好日子多着呢！今晚上千萬別上奶奶房裏去，病沉重的人，就怕傷心，別怕，一切都有我！」

女孩子可成了淚人了。

入夜四點鐘。屋子裏燈光亮亮地，可又陰沉沉地。屋子外頭堆立一大堆待燒的紙糊車馬。屋子裏父親坐在母親身旁，眼已紅腫。老李倚在門框，用寬寬地藍布肥袖擦抹雙目。蘭及志均立在母親牀邊怔怔地消化屋子裏的悲哀。等到母親在父親拚命的呼叫聲而得不到母親應聲時，女孩子蘭似覺天塌地滅，世界突的旋轉了起來，為一種極度恐怖感覺所侵襲。哇的聲哭了。哭聲中母親乾澀的眼睛慢慢地又睜開。

「仁！我不行了。但不放心的只是這兩個孤苦的孩子，沒了我你可要另眼看待呀！仁！你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往後多疼他們些個，……我……」

聲音有斷續及撕裂在哭聲中媽，永遠閉上了眼。

望着牆壁上鑲在鏡框中母親的遺像。女孩子蘭，淚像下了一陣雨。

屋子外可賀客盈門，喜聲充耳，父親舉行第二次結婚了。媽的棺材沒出門，媒人替爸爸提婚的即有三四人。爸爸終於在各色言語勸說中心變了，一再拒絕下，可又食了言，最後果然如老李所說，竟又舉行了結婚。

「往後這日子可難過了！」女孩子已十一歲。但此心靈可充滿了大人的打算。仔細照顧弟弟，弟弟有了錯自己担，挨打挨罵，自己去替挨，少說話多勞苦點，寧可自己少吃點，不讓弟弟受半分委曲。想着想着就望着媽的遺像出了神，忘了爸爸今天的喜事，眼淚可不能自主了。

屋子裏老李，正為賀客取煙取茶。有閒功夫了，可想起了那姐倆。及至看見了大小姐正對女主人的遺像出神時，老李也為一種感慨的回憶所折磨。但明白了今天的特殊情況，可就淚中換上強笑，即趕快跑到女孩子身旁。

「大小姐，別呀！沒告訴妳麼，往後更該多避點忌諱，心裏有多不痛快的，臉上得強打精神，就有多大不痛快，也該往肚子裏藏。俗說：有繼母就有繼父，全有我呢，別只一味傷心，往後想了想，盼望能碰見的新奶奶，是位脾氣柔和的好心人，那就跟先前的媽沒有兩樣哩。先就傷甚麼心？」

（未完）

賢妻良母

A Household Star

Joande Misolales 著
林慰君 譯

廉嘆息道：

「克，我現在把喝酒的原因告訴你吧，希望你把一切憂慮的思想都排除掉！因為我現在回想起從前的事，實在後悔極了，雖然你對我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但我定從今天起，按照你的指示的正軌去實行，上帝在上，一定會聽見我這些話的。不過那酒店的主人而兼做小官的弗邁兒那裏，我還欠他三十多塊錢。弗邁兒是那群無賴的首領，人面獸心，比盜賊還厲害！他因為我欠他的錢，就強迫我從此以後必須繼續在他的店裡喝酒，賭錢！不然的話，就給我以法律的制裁。我因為欠他賬，沒法子，以致使近來用勞動所換來的金錢，全無形中被他奪去了。這也是我自己太不檢點，才會有這種錯誤，我真後悔極了！」

克聽他說完，因此很忿怒的說：

「那麼我想到衙門去告他，或求他們的保護，因為縣官亞那先生，是一個很有道德的人，全村裏的人都受過他的恩惠這也是你所知道的，你假使果然能把從前的惡習去

掉，求他訓飭弗邁兒一頓，不許他再任意的施展他那狡詐的手段，我想亞那先生一定會答應你的。」

廉道：「不，這樣辦沒有用！在法律上，欠人債是得還的，況且弗邁兒是個足智多謀的人，我比不上他，假使弄巧成拙，反倒不好。」

克道：「假若只說債物的話，自然沒有去告訴縣官，叫他替我緩頰的道理，不過弗邁兒是一個殘忍的人，假使你把所有一切受欺和被迫的情形告訴他，他是一個素有抑強扶弱之稱的人，豈能不幫助你呢？你假使真去的話，我還要告訴你一句話——毫不隱懣的——啊！你假使真替我們妻子兒女着想的話，你應當趕去何必顧慮呢？」

廉道：「話雖如此，但我想過許久了，我覺得這次到他那兒太無謂了，因為弗邁兒的殘酷是人人皆知的，我自己是個男人，而和人說受他的欺負和壓迫，因而縱飲狂賭，以至於如此，已經是很傻的事，現在又求人援助，真是太羞恥了！假使求人不能成功，更要被人恥笑！因此

這件事並不是我不爲，實在是不能爲啊！希望你再想想。」

克道：「那麼這件事你能始終忍奈着麼？親愛的廉，我爲你和孩子們打算，不能不忍垢含羞，到亞那先生那裏去求他！你如果決定不去，我便決定替你去，也許可以得他的垂憐，而把我們從陷阱裏救出來！」

廉道：「我現在真是進退兩難！假使要真能從此把自己救出的話，我爲甚麼不去呢？只怕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我才這樣遲疑。假使你去，也許好一點，希望你趕緊去，替我把悔過的意思告訴亞那先生，這樣，也許有萬一的希望。」

克道：「好。」於是即便決定明天一早就去。

那天夜裏，她一直虔誠的禱告一夜，鷄叫時，克就帶着她的小女兒路茜，一同去了。

走了約有一點鐘，便到了縣官的家裏，這時縣官正在花園裏一棵菩提樹的下面，躺在長椅上，吸收新鮮的空氣。他這花園，在房子的前面，這時他忽然看見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小女孩，蹣跚的走來，臉上那種悲哀悽苦的樣子，不禁使他動了慈心，因此他便走近她問道：

「您是誰？要做甚麼？」

克給她鞠了一個躬，對他道：「我是邦恩辨魯村的石工廉夏魯特的妻子，名叫克爾得律。我給您請早安！」

縣官道：「這個小女孩是你的女兒麼？」

「是的。」

「啊！那麼你真是一個賢德的女人，我們村裏的兒童也不少，我從來沒看見過他們的舉動有像你的孩子這樣好的，可見你的教育的確不錯。」

「但是，我看你好像有甚麼憂愁的事似的，你有甚麼要求我的事麼？可以請你告訴我。」

克道：「先生真是一位精明的人，希望您原諒我的冒昧。」

「我因爲丈夫被弗邁兒所欺騙，欠了他三十多塊錢，但是弗邁兒太殘忍了，他極力慫恿我的丈夫喝酒，賭錢，把所有用勞力所換來的金錢都浪費完了，而他却還以欠他的錢來要挾，強迫我丈夫在他那酒店裏整天玩耍。我恨弗邁兒太沒道德，因爲我們家的衣食費，教育費，現在都沒有了，所以想來求縣官可憐我們，勸戒弗邁兒一下，叫他不要再把持着我的丈夫，讓他喝酒，賭錢。並且給我們相當的保護，否則我們一定要流離失所了！」

「縣官是早有濟困扶危的善名的，差不多全縣都知道

，我平常很景仰，所以才敢這樣冒昧陳辭，求您的援助！不然弗邁兒那樣刁惡的人，一定還會欺害別人的！假使您能原諒我的苦衷，那麼我願把現在僅有的一點儲蓄，拿來給您，請您替我們還他的債。」

縣官聽了她的話，半信半疑，但自己又想：「克的確是個賢德的女人，假設她所說的都是實話，那麼我為甚麼不幫她的忙呢？」

因此便給她一杯茶，對她道：

「你那麼早出來，一定餓了！先喝一點茶吧。你的女兒，我可以給她一杯牛奶。」

克這時非常羞愧，但亞那先生那種誠懇的態度，真叫她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縣官亞那先生於是便詳細的詢問克，關於廉和弗邁兒喝酒和往來的踪跡，又問到她困苦艱難的狀況，但還沒問完，忽然又問：

「據你所說的話，你不是平常總是度日如年麼？這也可算是很苦了，但你有什麼法子，會有這些儲蓄呢？」

克答道：「是的，我儲蓄的原因和用意，還沒說給您聽呢。」

「因為我們有七個孩子，而我的丈夫每年碌碌所得的

工錢，僅夠糊口，子女婚嫁的費用，一點也沒有，我想到這裏，所以便在有空的時候，盡力做女工，好得一點積蓄，而完成生平的夙願。」

縣官道：「那麼你所儲蓄的錢，隨時都可以取麼？」

「是的。我敢說，一個人的事業，只要看他的決心如何，便可以斷定他的成敗，就是上帝賜福給人，也得看他的信仰和理解怎樣，而有差別。我以為凡是人，雖然處在艱難困苦的環境裡，但假使能夠把他那堅忍卓絕的心振奮起來，和環境來鬥爭，不再自墜羅網，那麼絕沒有不成功的。」

亞那看她滔滔不絕的說着，談吐之間，却能看出她是一個道德高尚的女子，心裡頗被她所感動，於是又問：

「你所說的儲蓄的錢，也已經拿來麼？」

克聽到這話，立刻呈上七個青色的布口袋，其中都是銀行的存摺和錢。她把牠們放在桌子上，於是縣官便一個一個的檢閱，他看存摺裡的年月，姓名，錢額，都記載得很清楚，其中也有支取的錢，但也把牠的用途，記得清清楚楚，一點遺漏的地方也沒有。

因此他想：「克的確是個思想周密，心志高尚的人，在女子中，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便決定援助她，

拯救她的危險。因此從自己的衣袋裡，掏出一些錢，放在她的布口袋裡，把口袋還給克道：

「這些口袋是你的孩子們的，我這一點區區之數也留作你的零用吧。至於弗邁兒那裏的三十塊錢，我可以替你還。你趕緊回去吧。過幾天我會到你那村裡去，把那欠弗邁兒錢的字據還給你，你不必着急。」

克感激之下，幾乎哽咽得不能成聲。過了一會兒，才說道：「您的大德，實在令人感激，我永遠也不會忘！」於是給他行了禮。才帶着路齒慢慢的走出來。

她到家時，廉已經在家裡等着，他看見自己的妻很高興的樣子，知道這事大概成功了，自己心裡也非常高興，因此問道：

「你回來得怎麼這樣快？」

她還沒回答，他又問道：

「這次一定沒有白去吧？」

「你怎麼知道？」克問。

「從你的臉色上，已經可以看出來了。」

克於是便把亞那答應幫忙的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並且把布口袋給孩子們看，對他們道：

「這裡面的錢，是亞那先生給你們的，你們要記得，

你們從此以後，每天要照着父母一樣的禱告為亞那先生祝福。並且替亞那先生給全國的人民求幸福。

你們自己尤其應當一天比一天往良善的正道上走，

奮志自勉，以報答亞那先生的厚賜。並且應當以敬愛父母的心，來敬愛亞那先生，孩子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我的話。」

從此以後，這石工的孩子們，每天除去給他們的父母禱告以外，也替亞那先生禱告。

克對於整理家務，本來是井井有條，廉於是也振起精神，來幹有益的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都非常勞累。然而家裡却非常的快樂了。

那一天，正是星期五，正是這對石工夫婦重新得到幸福的日期，克於是預備了許多豐富的晚餐，來作紀念，全家歡聚在一起，很快樂的舉行慶祝。

(未完)

魯威博物院遺失名畫

前於本年六月中旬間，巴黎之魯威博物院鳴警，警察捕探聞警復成集中於此世界著名之美術殿堂內，當即施行全院大檢查，計入院參觀之民衆，皆被檢查，但陳列該院二樓之名畫仍無下落；按該畫為十八世紀法國弗拉曼派名家瓦特歐氏之傑作，題名為「無關心」，時價值法銀一千萬法郎，高八呎寬十呎。

驚濤駭浪的潛艇乘員生活

德國 Kolland 作
夏承楹 譯

此次大戰發生以後，德國當局仍然沿用一九一七年的

辦法，在海洋中拼命施行下層工作，用潛水艇襲擊各國的軍艦和商船。據英國方面宣傳，這次德國的潛艇司令曾接到命令，叫他們把眼中見到的商輪通通擊沈，無須事先發出警告信號。德國的潛艇這次自開始活動以來，現在已收得很大的戰果，無論交戰國乃至中立國的戰艦或商船，被它擊沈的真是層出不窮。現在他們更進一步的用飛機來投擲魚雷，但是于此益見德國軍隊對於深海襲擊的戰術的高超了。

反之，英法方面既感到如此重大的威脅，也就不不得不拚死於防範德國潛艇的工作。他們一方面用驅逐艦來護送商船，一方面命快速飛機隊出動，在廣漠無涯的大海中，努力搜尋德國潛艇的航跡，在發現以後，俟其露出水面，立刻直降而下，投彈轟炸，或是用機關槍掃射艦橋上的乘員。同時機槍的子彈，對於潛艇外面鋼板的較薄部份，也有穿透的力量，甲板穿孔的潛艇，在潛入水中以後，恐怕

就有浮不起來的危險了。

在這次歐洲的海戰中，據一般軍事家觀察，短期間以內，是不會有主力戰的，因為各國都珍惜戰艦的價值，不肯輕於一擲。最初的戰爭，不過是潛艇的攻防戰而已。潛艇在海戰的序幕中既然佔這樣重要的地位，其乘員在艇中是怎樣的生活，當然也很值得注意的。下面一文的作者寇蘭得氏，是德國的一個無線電技師，他曾參加上次世界大戰，在德國的一隻潛水艇中工作。他對於德國潛水艇的活動情形有很生動的追述，茲特追譯如下。 譯者誌

我們的潛水艇通過種種試驗以後，遂決定次日乘之浮海。全體乘員以寫家信度過最後的幾小時自由時間。次日，在出發之前，我們都匆匆忙忙的洗一個澡，因為大家都知道進了潛艇以後就沒有機會了。在動身以前的幾小時，我們都登上潛艇，視察一切機件是否完好無缺。有些出去告別親友的水手，現在也都集合潛艇上。這最後的短短時間，便在悲喜交集的活躍談話中匆促度過了。

當艇長出現的時候，大家立刻沈靜下來。和他同來的有海軍總司令和其他長官。全體乘員在甲板上列隊聽訓。聽過總司令的有勁的訓詞及全體為德意志三歡呼以後，我們立刻接到出發的命令。潛艇便緩緩的從波拉 Pula 港（波拉港為亞地利亞海出海口，在義領伊斯特南半島西南端，時為奧國領）的水道上滑出。岸上送行人的搖巾的形影，也從清晰而模糊，自模糊而消失。預先等候着護送我們航出水雷陣的奧國驅逐艦，平安的領導我們開到布魯芒特爾角的燈塔地方。同我們的奧國同志作最後告別，並交換完了禮儀的旗語以後，我們便以全速度走着鋸齒狀的航路向不明的去向出發，在危險的 Adriatic Sea 亞地利亞海上。

潛艇中的生活是極為緊密而親切的，我們大家互相依賴着，「一人即全體，全體即一人」是我們不言的格言。在航行或進攻的時候，每個人都以全力向公共的目標邁進，從來不會對勞苦的工作發一聲怨言。在成功或是在危難之中，我們人人為全體的利益而努力。我們像是一個大的家庭圍困隔絕於荒漠的深海中，大家都是親兄弟，絕對沒有不和與爭吵，我簡直不能想出一種比潛水艇中更完美更忠實的團體生活了！

我們的使命是擾亂敵人通馬賽 Marseilles 與熱那亞

Genoa 的海上航路。馬賽是法軍補充軍器的主要港口，大炮，步槍，子彈以及各種軍器，汽車以及食糧都從這裡經過。如果我們能夠達到擾亂這條路線的目的，對於西線的我軍實在是助益莫大了。

這天有大風濤，波浪洶湧，撞擊着潛艇，以致瞭望人的工作大加困難。到了晚間天才漸漸的開了一點，使他們發現了幾處煙雲。於是警鈴開始響了。當司令官認定了他的犧牲品——被護送中的一隻最大的輪船——我們立刻各就原位，磨厲以俟。緊接着一場熱烈的追逐便開始了，因為航線的變來變去，致使總舵手大有手忙腳亂之苦。魚雷室也大呈活躍景象，四隻魚雷發射管全預備好了，大家都站立着靜候發射的命令。但是我們追了這隻輪船一個多鐘頭，三翻五次的，它都利用朦朧的天色，躲開了我們。不過艇長是一個固執的人，所以我們仍然繼續的追下去，這隻大輪船便在面前曲抑着反覆着像野兔一般的躲來躲去。「嘿！這回我可捉着你了！」艇長咆哮着。「天殺的，它又躲到霧裏邊去了！」就這樣忽隱忽現的，我們在它後面追了兩個鐘頭的樣子，期待已久的命令終於發下來了。

「第一發射管預備；站近……放！」潛水艇戰慄起來，魚雷從管中射了出去。

「一……二……三……四……」難道沒打伸嗎？緊跟着傳來尖銳的爆炸聲。「打伸了！」但是我們的船忽然發生了一大衝撞，把我們都吓傻了。有好幾秒鐘我們木立着不知所措。但是司官的頭腦還很清楚，他立刻發出命令：

「全力開進！下降六十米！」我們是跟擊沈的輪船撞上了。我們越潛得深，潛艇前部的水越進得多。我們立刻開始抽水機的工作，奮命的把侵進來的水排出去。

這是我們的第一種災難，但是第二種緊跟着又來了。

在我們上面的巡邏船，固執的順着我們的航跡，不住的投擲着炸彈。在水中潛行了兩小時半以後，我們才出現到海面上來，心中充滿了驕傲的意識，因為不但擊壞了一隻八千噸的英國輪船，同時也從間不容髮的死亡中巧妙的逃脫出來。我們在甲板上集合起來，才發覺出，因為濃霧的關係，魚雷是在僅僅六十米的距離中才射出去，照慣例我們緊跟着以全速力向前航進，在向左轉灣的時候，竟不幸和輪船碰上了。潛艇受傷很重，使我們不得不返回根據地。

數星期以後，兇狂的大西洋波濤又在我們的船頂上開始怒吼了。這次我們的使命，是阻止敵人的艦船來往於非洲之間，六月二十號，這天是好運也是惡運來臨的日子。

在上午八點四十分鐘的時候，瞭望人報告發現了一隊艦船

，包含十三隻輪船，七隻巡邏船（其中多半是驅逐艦）。警鈴尖銳的叫了起來，我們立刻沈下水去，變更航程，以全力向敵人開去。經過了一個半鐘頭的運行，我們達到敵人船隊六百米以內的距離。照慣例，我們選定了最大的一隻做犧牲品。我便跑船尾的地方，向魚雷室傳達上面的命令

「第一第二發射管預備！」這個命令不怎樣使我激動，但是跟着第二個命令又從傳話管傳下來了：「第三第四發射管預備！」我把這個命令也覆述下去。在一個很短的間隔以後，命令又來了：「四隻管都準備放射！」我們對於司令有充分的信仰，不過把所有的四隻魚雷全都用於攻擊，却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在我們快速的下沈以前，我們僅僅能放兩個頂多三個魚雷。如果發射管的門未能關上，則殘留的魚雷會因水的壓力而有爆發的危險。我們不久就可以知道命運如何；經過短促的緊張時間以後，命令傳來了：

「第一發射管，站近！」施放者的副手便站在發射機旁的傳話器附近，以防萬一。第二個人便預備等候魚雷射出以後，來關半發射管門。

「放！」這才把我們從癱瘓的惡夢中解放出來。艇身一大震動，魚雷從管中射出去。一個鉅大的爆炸聲音宣佈

了一隻二千噸輪船的命運。

我們正在歡談着這次勝利的攻擊時，艇長已在預備攻擊第二隻大船。但是當「站近，第二發射管。」的命令已發出來時，我們的潛艇忽然向右舷傾側了三十度。地板上所有有能動的東西全都凌亂的衝撞在一處。

「下沉五十米！」艇長大聲的喊叫。在這時候，一個深水炸彈的可怕爆炸聲在艇的極近處發生了。敵人注意我們了。於是死般的寂靜統治了一切，大家都在期待着什麼事要來臨，也不曉得頭頂上要發生什麼變故。

及至我們再下降五米突時，據報告在艇的後部發現了一個裂孔，這是因為帽釘被炸掉的緣故。於是抽水機便開始工作了。我們操縱着水平舵預備使艇體上升，但是不管怎樣努力的運用抽水機與舵輪，艇體依然沉降下去，深度表竟造了七十米的記錄。我們無言的拚命工作着，偶爾用眼瞟一下深度表，一下它竟指出八十五度表了！每個人都意識出當前的危機。我們也許被水的壓力壓碎或是為深水炸彈爆炸，求生的希望越來越淡薄。我們仍然繼續工作着，以便分開心不去想那頃刻間便要永於沉海底的悲運。這種死的旅程像是永恆的，僅僅抽水機的整齊節奏的聲，衝破了嚴肅的寧靜。

「得救了！」沒有人敢說也沒有人敢信。但是艇體却慢慢上升，深度表上現出七十……六十……五十……。情形漸漸好轉起來。

更生而且重見天日，死之煙幕在背後消失，我們跑到甲板上來有說不出的驚訝。檢視傷痕，潛望鏡已經破碎，纜索也折斷下來，纏繞在指揮塔上的鋼電線上。這是因為正當我們要放射第二個魚雷時，一隻巡迴邏艦發現我們，它立刻向我們的潛望鏡衝來，對着潛艇的船舷加以嚴重的攻擊。以後幾星期，我們又遭到兩次攻擊，我們立刻加以必要的修補，然後駛回波拉港。

在六星期圓滿的航程完了以後，我們一共擊沉了四萬五千的的輪船，放射了十二隻魚雷。我們在奧國驅逐艦的護送之下，安全的回到波拉港。在岸上有許多朋友等候着給了我們一陣熱烈的歡呼。我們全體也以歡呼回答他們，正當守時刻郵差給我們帶來故鄉的賀柬的時候。

江南韻事

吳乃禮著 定價三角

經售處 西單北東方書店

庭家女婦

小學女教師的生活與修養
 婦女問題中的知識問題
 及時而嫁
 變愛自由
 如何洗滌毛衣
 婚姻問題
 婦女毛織講座
 秋之服裝
 美人須知
 一個女孩子的日記

第二期 已出版

要目如次

生活的溫室 青年的花房

長城畫刊 二卷五期現已出版

是寂寞情緒中的檸檬茶

是快樂家庭中的碧紗燈

各書局報攤均代售

東 方 書 店

日華大辭典
 日語華譯大辭典
 實用日語會話
 日語會話寶典
 袖珍日語辭典
 中等日語讀本
 速成日語讀本
 簡易日本語

地址 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
 電話 西局七百九十四號

實用日語會話大全
 標準日本語讀本
 新民六法
 精美相冊
 新中華地圖
 京津滬各種雜誌
 各種鉛筆自來水筆

維他賜保命

歌得真正健康 須求真正良藥

補品最難選擇

何種補品能及維他賜保命之聲譽
 何種補品能普遍全國而盛行
 何種補品能補五臟和百體

信誼為國內有數之化學製藥廠設備完
 美聘有中西藥學醫學專家數十位人才
 其中製造極度嚴格出品精益求精首先
 發明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為醫藥界所
 推重非普通製劑所能望其項背也

治主

神經衰弱 希司賜精
 病後虛弱 身體衰弱
 遺精陽萎 月經不調
 生首眼難 調理各症
 貧血瘦弱 一般虛弱

補針

補丸



男用女用兩種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信誼藥廠華北辦事處
 天津法界六號路七十號 電話三〇六七四號
 北京前門外西皮市九號 電話南局二二六九號
 青島東鎮歸化路十二號 電話六二七五號
 濟南後凍家樓莊三十三號 電話二一四九號

投稿規則

- 1 本刊以討論學術，發揚東方文化為宗旨，每半月出版一次。
- 2 本刊各欄除特約者外，並歡迎投稿。
- 3 本刊語體文言並重，均須繕寫清楚，並加注標點。
- 4 譯稿須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付寄時請將原書名，出版日期詳為示知。
- 5 來稿須示知真姓名及住址，至發表時署名聽作者自便。
- 6 來稿經掲載者，即以每千字二元至五元計算。詩歌漫畫依地位計算，補白材料，酌贈本刊。
- 7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不欲刪改者須附有聲明。
- 8 所有登錄稿件之版權，除特約掃作者保留外，概歸本刊所有。
- 9 來稿已附郵票未經掲載者可以退還。
- 10 來稿請逕寄西單北大街二四八號本社編輯部，幸勿交私人。

本刊登告價目

面	積	每	期	價	目	每	方	寸	一	元	但	以
全	面	六	十	元		三	方	寸	為	限	指	定
半	面	三	十	元		地	位	及	長	期	者	另
四	分	之	一	十	五	元	議					

朔風半月刊·第十二期

本刊於每月一日十六日發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主 編 朔 風 社

發 行 所 東 方 書 店

北京西單迤北
大街二四八號

印 刷 者 東 方 書 店

經 售 處：

北京：新智書局，岐山書社，佩文齋，知行書店，成文厚，務華書店，自強書局，為寶書局，及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各大書店，書攤，均有代售。

天津：天津法界三十號路效康里大昌書局（門牌三十六號）
上海：自強書局駐滬辦事處英界望平街二二一號
濟南：新民圖書公司。

預定價目表

時	間	期	數	價	目	國	內	及	日
全	年	二	十	四	期	四	元	六	角
半	年	十	二	期	二	元	四	角	
郵	票	代	價	九	五	折	算	但	以
						五	分	一	分
						者	為	限	
						外	計		
						澳	門	按	國
						內	香	港	及
						本	郵	費	在
						國	內	及	日

東 方 書 店

雜 誌

經售雜誌畫報
並由本店出版
朔風月刊一種

書 籍

經售中日各種
書籍讀者有所
需求均可代購

文 具

經售中外精美
文具自來水筆
定價尤為低廉

印 刷

承印書籍雜誌
單據表冊取費
克己交貨迅速

北 京 西 單 北 街 二 四 八 號

電 話 西 局 七 九 四 號

請 閱

華北唯一新聞紙

晨 報

消息敏捷 報道正確

內容充實 印刷精良

廣告效力宏大

刊費特別低廉

如欲發展事業

請登晨報廣告

北 京 宣 武 門 外 街 一 八 一 號

電 話 南 局 三 三 〇 五 號